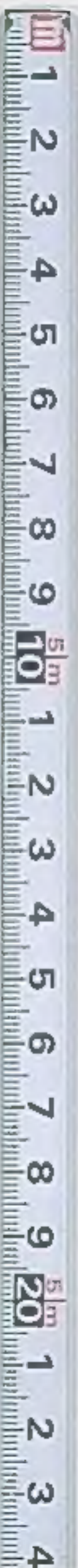


t 028



人天堂鑑

全

永壽三十四年七月十七日於善堂中寫不二宗句畢
 于時予病中對客前達筆權法亦有感念業期而聞
 法先僅十有一年雖升日出而後天色刹那相
 矣吁人世亦無斯期有如此景亦自出到去其處不
 然生死可怪也 猶如昨夕在子視權權守一付一取亦
 無異也 弘明三十七年



是隸書佛氏妙藥救世

之書更能令病者服之

即愈玉音音然之

跋之徒亦得除瘴四明

道人步之久歷胡海

此集備嘗無不悉
宜乎刊行以封侯
余案之序紹定庚寅
六月望日蘭尾劉鼎

宋理宗

人天寶鑑序

竊聞先德有善不能昭昭於世者後學之過也如三
教古德於佛法中有一言一行雖載之碑傳實錄及
諸遺編而散在四方不能周知徧覽於是潛德或幾
無聞愚嘗出處叢林或得之尊宿提倡或訪求採摭
凡可以激發志氣垂鑑於世者輒隨而錄之總數百
段目曰人天寶鑑不復銓束人品條次先後擬大慧
正法眼藏之類且昔之禪者未始不以教律為務宗
教律者未始不以禪為務至於儒老家學者亦未始
不相得而徹證之非如今日專一門擅一藝互相詆

譬如水火不相入。意古者之行非難行也。人自菲薄。以謂古人不可及。余殊不知古人猶今之人也能自奮志於其間。則與古人何別。今刊其書廣其說。欲示後世學者。知有前輩典刑。咸至于道而已。高明毋翫焉。紹定三年結制日。四明沙門曇秀序。

唐曇光法師

大善禪師

左溪

五臺無相

天台韶國師

智者顓禪師

梵率悟律師

真宗廢寺

法昌遇禪師

法智尊

圓通訥禪師

梁武帝

遜思邈

侍郎楊億

張文定公

傾禪師

帝顏首座

梵法主

慈雲式法師

龍湖聞禪師

仗錫已禪師

辯才淨法師

丈容楷禪師

智者顓禪師

大智律師

靈源清禪師

侍郎張九成

和菴主

曹山章禪師

法雲秀禪師

孤山園法師

東坡先生

樊三藏

相國裴休

劉遵民

王日休居士

靜上坐

道士吳契

大隋真禪師

廣惠璉禪師

光教安禪師

明教嵩禪師

南山宣律師

智者顓禪師

廬山遠法師

為山祐禪師

淨因臻禪師

證悟智禪師

東山能行人

汾陽昭禪師

真人張平叔

真人呂洞賓

給事馮楫居士

趙清獻公

仰山宗禪師

道法師

晦菴光禪師

沙門波若

正言陳了翁

石壁寺韶靖二法師

海月辯都師

高麗義天僧統

天竺悟法師

晦堂心禪師

徑山主僧法印

高僧可久

楊次公

玄沙備禪師

文潞公

普首座

愚法師

東坡居士

靈芝照律師

大惠禪師

冶父川禪師

德山密禪師

檀菴嚴法師

昔有一尊宿

古德浴室偈

分菴主

靈源清禪師

佛灯珣禪師

秀州暹禪師

圓照本禪師

仰山圓禪師

大惠禪師

石窓恭禪師

牧菴朋法師

無畏久法師

大惠禪師

圓覺慈法師

南岳讓和尚

雪堂行和尚

黃太史

簡堂機禪師

隱山与灵空書

詹叔義上財賦表

宗空光禪師

長灵卓禪師

孝宗賜佛照手詔

慈光朴禪師

法智尊者

黃竜心禪師

宏智覺禪師

歐陽文忠公

馮濟川居士

北峯印禪師

資壽總禪師

道曇法師

郭道人

伊亮權禪師

東山潤禪師

別峯印禪師

丹霞淳禪師

成都照覺祖首坐

韓退之

舒王閔佛惠

秦國夫人升

祖神光

永明壽禪師

人天寶鑑

法華經疏

唐德宗問曇光法師曰僧何名爲對曰僧者具有

六種以寶稱之一頓悟自心超凡入聖得名禪僧二

解行雙運不入世流得名高僧三具戒定慧有大辯

才得名講僧四見聞深實舉古驗今得名文章僧五

知因識果慈威並行得名主事僧六精勤功業長養

聖胎得名常僧帝大悅遂詔天下度僧法僧傳

大善禪師南岳高第也修法華禪門得慈悲三昧時

衡陽內史鄭僧果雖每遇縣令陳正業稱揚師德而

鄭略無信向意一日同陳出獵園鹿一羣鄭謂陳曰

公嘗稱大善禪師有慈悲三昧力今日其鹿如何陳
即率左右數人同聲念曰南無大善禪師即時羣鹿
騰空而出於是內史媿伏國清石刻

左溪尊者諱玄朗烏傷人從學天宮威法師得旨後
栖身巖谷或猿獼來以捧鉢或飛鳥至以聽經唯十
八種十二頭隨如是處者三十年若其細行修身悉
徇律制故李華云禪無私授不見身相戒淨無玷不
假外儀講不待衆誨人無勸居止偏廈食無重味夜
披尋聖典未嘗空秉一燈日非瞻禮聖容未嘗虛
行一步一響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異未

嘗因利說一句法未嘗爲法受一毫財本傳

五臺山無相禪師禮佛示衆曰汝輩不見泥像便如
香米相似曾無意謂殊不知已躬分上各各有一尊
虛空來大小古釋迦古觀音日夜在汝六根門頭放
光動地四威儀內同出同入未嘗纖毫相離何不學
禮取者箇佛却去泥團上作活計汝若禮得者箇佛
即是禮汝自心汝雖是顛倒妄想之心從本已來直
至今日廣大清淨迷未嘗迷悟未嘗悟與佛如來更
無欠少只爲汝貪著緣境所以有生有滅有迷有悟
若能一念回光便乃即同諸聖故云佛在爾心頭時

人向外求內懷無價寶不識一生休又不見華嚴法
法師道我會得即心自性如今凡修行動靜無不與
稱自性底道理相應故我終日禮佛不作禮會終日
念佛不作念會且道華嚴作甚麼會者恰如善財
入毗盧樓閣證不思議自在境界相似末後却道我
歷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見種種境界聞種
種法門皆無有實譬如有人於睡夢中見種種事從
睡覺已乃知是夢諸禪德善財雖向夢裏認得箇昭
昭靈靈依前落在陰界若是頂門具眼肘後有符釋
迦彌勒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博地凡夫真如涅槃

是繫驢橛一大藏教是拭瘡疥紙有甚樓閣可入境
界可證其或未能如是且向他夢裏禮取一拜半拜
通行錄

天台韶國師處之龍泉人受具後刻意咨參殊無所
入至曹山隨眾而已因僧問法眼曰十二時中如何
得頭息萬緣去法眼曰空與汝爲緣邪色與汝爲緣
邪言空爲緣則空本無緣言色爲緣則色心不二日
用果何物爲汝緣乎韶聞悚然有省復有禪者問如
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韶聞大悟
法眼曰汝當大闡吾宗毋滯於此遂遊天台曉然有

終焉之意時吳越忠懿王以國子刺台州雅聞師名
嘗遣使迎之申弟子禮王一夕夢被人斲頸驚疑不
釋遂決於韶韶曰非常夢也主字去却一點不父為
王吳王曰若果符此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王嗣國
位尊韶為國師時天台智者教法自會昌之變碩德
隱耀所有法藏多流海東螺溪寂法師通將蕙間力
網羅之先於金華藏中僅得淨名一疏而已後因忠
懿王覽內典昧教相請扣於韶韶稱寂洞明天台之
道遂召寂建講王乃喜特遣十使抗海傳寫以還由
是教法復振殆今不墜者韶寂二師之力也開寶四

年六月二十八日順寂于華頂峯是夜星隕于地天
降大雪師之涅槃異相難以盡紀具如燈禪師行業
等記

智者顓禪師示衆曰同學暇禪師在南岳衆中苦行
禪定最為第一輒用衆一撮鹽作齋飲用所侵無幾
不以為事後行方等忽見相起計三年增之至數十
斛急令陪備仍賣衣資買鹽償衆此事非妄亦非僧傳
聞且以為規莫令後悔吾雖寡德行遠近頗相追尋
而隔剎難為徒步老病出入多以衆驢迎送若是
吾客秘計功驕直令彼此無益吾是衆主驢亦我得

傳

所捨八眾非復我有我不今用非我何此一條
金事皆余

梵聖楊律師從學普寧律師持已精嚴一日一食禮
誦不輟後住梵聖寺問道徑山琳禪師現其著心
普戒不通理道因戲謂曰公被律縛無氣急乎悟曰
想識暗鈍不得不縛望師憐而示之琳舉婆修證頭
嘗下食不則六時禮佛清淨無染為眾所歸二十祖
闍夜多將欲度之問其徒曰此頭陀精修先行可
得乎其徒曰精進如此何故不可夜多曰汝師與道
夫從嚴勵劫皆虛妄之本其徒不憤謂夜多曰

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
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
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慾心無所之乃之曰道
婆修聞已獲無漏智琳遂厲聲喝一喝云直饒與麼
猶是鈍漢悟於言下心意豁然喜躍而拜曰不聞師
誨爭解知非今當持而不持持無作戒更不洩著心
力思行行日坐又坐屏去舊習獨一禪味講倡之外
默坐而已俄一夕至明靜法師至曰擇悟得徑山打
碓情執至今無一點事在胸中今夜欲入無聲三昧
去也由是寂然竟令長寂

具宗嘗欲廢太平寺為倉詔下之日有僧當突
以謂不可廢上遣中使諭旨曰不聽廢寺即斬仍
以劍示之祝曰僧見劍怖懼即斬不然即赦之中使
如所誠僧笑引頸曰為佛法死實甘苦之上悅手
遂免韓子蒼曰今時有如是僧乃可稱衲子石明集
法昌遇禪師臨濟高弟人父棄家有志遊方名著
義澤浮山遠公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晚六分
寧之北千峯高壁古屋敗垣通安止之衲子時有至
者皆苦其作勞未嘗有一語委曲以示其徒學者不
能玩其意又不能與之同憐泊辛苦悉皆引去以故

第丁住山而居者文公曰此山不廢叢林所
以玩者無不備龍圖徐先生云無眾如有一眾其本
住山將化前一日遇作偈遺人年七十七出行須
擇日昨夜報龜哥報道明朝去徐師領外然邀
月住至彼已寂然矣江表

法智尊者諱知禮年至四十常坐不卧足無外涉修
習都遣一日謂諸徒曰半偈忘難一句投火聖人之
心為法如是吾不能捐之乃令以香泥作一胡足
其於是結十僧修法華三昧期滿其焚其身
師亦楊億致書確請住世後以欣然意而與難

者答曰終日破相而諸法皆成終日立法而無意於
盡揚公復致問曰風吟寶樹波動金渠是何人境界
答曰只此見聞更無道理公又問法華梵網等經正
所說答曰佛之與魔相去幾何公知不可以義屈亦
不可以言留乃致書慈雲俾自杭至明面洩其意又
委州將保護無容以焚是年公請師號於興 真宗
召楊問之公因奏師遺身真 上嘉歎之重詢楊曰
但傳朕意請留住世即賜法智之號由是願行不得
施矣復徵元明獻為順寂之期方五日跃生召眾曰
人之生必有死蓋常分安汝等 勸修道勿令有間

從吾之訓猶吾之生也言畢稱佛而逝 教行年等
圓通詢禪師於川人性端靖雅衆有法律已著嚴衣
必入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昇至肩侍者每瞻此以
候天明 仁宗聞其名詔住淨因請以疾辭舉璉以
目代召對大悅賜大覺禪師至 英宗嘗賜手詔天
下寺院任性住持璉不言鮮有知者及東坡制宸奎
閣記移書審之云宸奎閣碑謄已撰成表朽廢學不
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 英廟賜手詔
其略曰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是否切請錄示全文欲
入此一節璉答云無及寂乃得於書笥中坡開云非

得道之士安得有此蘊藉坡閣記云師雖出世其人
而待律甚嚴上賜龍腦鉢師對使者焚之曰吾法
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
久之師居處服玩可以化實坊也而皆不為獨於都
城之西為精舍容百許人而已

梁武帝問誌公曰朕萬機之暇修諸善事是有功德
也無誌曰有即有非真功德帝曰何謂其真誌曰性
淨明心體自空寂是真功德帝因有省故先聖有言
若能靜坐一須臾勝造河沙七寶塔寶塔也先聖為
虛一念淨一成正覺一行錄

師

真人孫思邈京兆人幼聰慧日誦萬言善莊老尤
志釋典年百五十歲嘗隱終南山不食飲食唯服鉛
汞與宣律師友善議論終日嘗書華嚴經時唐太宗
欲讀佛經問邈曰何經為大答曰華嚴經佛所尊大
帝曰近玄奘三藏譯大般若六百卷何不為大而八
十卷者猶為大乎答曰華嚴法界具一切門於一門
中可演出大千經卷般若經乃是華嚴一門耳帝悟
從是受持釋氏類說

侍郎楊億書寄李維內翰其略曰假守南昌適會廣
慧禪伯齋中務簡退食多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

之請扣無方蒙帶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
記如睡忽覺平昔破膚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
事燿尔見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蹇矣重念
先德率多參尋如雪峯九度上洞山三度上投子遂
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黃蘗雲巖多蒙道吾
訓誘乃為藥山之子升霞親承馬祖印可而作石頭
之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
廣慧提激之自良出於鼇峯也忻幸因僧談道侍郎
遂云大凡參學人十二時中長須照顧不可說禪道
寺便有箇照帶底道理日用作務時不可便無也如

鷄抱卵是地離起去後氣不接便不成種子如今
萬境森羅六根煩動略失照顧復喪身命不是小事
今來受此緣生被生死繫縛蓋為塵劫已來順生滅
心隨他流轉以至如今諸人等且道若會喪失何以
得至如今要識露地白牛麼試把鼻孔拽看又云釋
迦老子於靈山會上目顧迦葉謂大眾曰吾有正法
眼分付摩訶迦葉又道我於四十九年中不會說一
字此是什麼道理若是諸人分上著一字脚不得為
諸人各各有奇特事在喚作奇特早是不中也我道
釋迦是敗軍之將迦葉是喪身失命底人汝等且念

生會不見道涅槃生死俱是夢。佛與衆生並爲幻。諸且須恁麼會取。不要向外馳求。若也於此未明。敢道諸人乖張不少。侍郎臨終前一日。親寫一偈與家人。令來日送達李貽馬。題偈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貽馬接得偈云。泰山廟裏買紙錢。天聖廣燈

張文定公前身爲琅琊知縣僧。嘗偈云。未然而卒。言云。來生當再書後知。滁州遊琅琊山。周行廊廡。殊不忍去。氏藏院。忽感悟。指梁間經函云。此吾前身事也。令取而視之。乃楞伽經。與今生所書筆書無異。嘗誦

至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遂明已。見偈曰。一念存生滅。千機縛有無。神鋒輕舉處。透出走盤珠。某年出此經。示東坡居士。仍以其事語之。坡題其後云。金山

願禪師。秦之龍城人。初得法於天聖秦和尚。晚依黃龍南禪師。南見其所得語。賞甚。遇之。令住全之興國。開堂。遂爲南之嗣。至夜夢神告曰。師遇惡疾。即是緣。言畢而隱。閱十三日。忽大風。屏院事歸龍城之。因爲小庵。庵成。養病其中。願有小師。名克慈。又依楊文亦禪林秀出。某時以待病奉禮。至某乞食村落。風

前賢盡師一世而後已願一日謂慈曰吾之所
往天上和尚見黃龍道行兼重心所敬其故
嗣之豈謂半生戒此惡疾今幸償足昔神仙多因惡
疾而得仙道蓋其割棄塵累懷和陽之風所以因禍
而致福也吾不因此事得有今日事如今把住也由
我放行也由我記住放行總得自在逐哩一聲良父
而之闍維異香遍野全刹無數

并奉

希須可坐字聖先達則早通內外學以風節自持遊
歷諸國故處時不入俗常閉門安坐非行誼高潔
矣矣友之為公貴人累以諸利招之堅不答時有

三行名參也欲為僧侍左右顏其非器作難文
以却之曰知子莫若父知父莫若子若予之父母
為僧器蓋出家為僧豈細事乎非求安逸也非求
利也非求蝸角利名也為生死也為眾主也為斷煩
惱出三界海續佛慧命也去聖時遠佛法大壞汝敢
妄為乎寶梁經曰比丘不修止正法一無唾處
慈錄曰為僧不預十科事佛徒勞百計為之不難
乎以是觀之予濫廁僧倫有詒於佛況汝為之邪然
出家為僧苟不知三乘十二分教則公九子之道不
明因果不達已性不知稼穡艱難不念信施難消徒

飲酒食肉破齋犯戒行商坐賈偷竈博奕地餽院舍
耳蓋出入奉養一已而已悲夫有六尺之身而無智
慧佛謂之癡僧有三寸舌而不能說法佛謂之啞羊
似僧非僧似俗非俗佛謂之烏鬼烏鬼僧亦曰不若士禪
嚴叔日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知來造種種業非
濟世升航也地獄種子余縱無斷下生出得頭來
身已陷鐵圍百刑之痛非一朝一夕也若今為之者
或百或千至于萬計形服而已篤論其中何有哉所
謂翰而鳳鳴也碌碌之石非玉也蕭蕭艾草非雪
一忍草也因今反責以一示天

於僧不然使吾徒不足待之之至只如前日有王
蓮永安高龍井海靈芝一之靈餘千羊之不
何是哉或佛海無澤未有今日之甚也可與智
者道與俗人言

梵法嘉木人棄家謁神悟法師梵解行果備為法
禮度晚住北禪嘗乞食於市或告止之梵日先佛之
規末世當行非諍事也梵持身御眾悉有律度故其
法典刑冠於西浙嘗訓其徒曰十二持中四威儀
皆有受用法門若不研心體究如說而行舉動皆
成魔業且展鉢時曠野鬼神嘗受飢虛聞比丘聖公

聲益增飢火其苦愈重故仍有誠須令身心寂靜然
後受食施之故清規有棄鉢水祝祝曰唵摩訶羅細
娑訶言文單傳心印者猶徇細行況吾祖夫此大巾兼毗尼
之教者乎汝澡浴時尤不可忽昔有比丘因戲笑
不修正念後感沸湯相潑之報故先聖令系心觀察
常發願語我今澡浴身體當願衆生身心無垢內外
光潔舉此二條餘事皆令汝等日用得不競競業不
退步省思苦用心矣通行錄

終雲式法師云予與四明法智為友四十餘年及終
不得一哭於寢門之下嗟嘆之不足乃詠歌之句云

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覽者無謂吾厚於所知薄
於所不知但見其解行有卓卓出入之異寄極言以
暢所懷異者何也一家教部毗陵師所未記者悉記
之四三昧人所難行者悉行之雖寒暑相代亦不至
席六十有九而終其疾且頓而行道講訓無所間然
門徒請冥不從及死舍利莫知其幾噫非知之艱行
之為難也

龍湖潭禪師名宗太子眉目風骨清真如畫僖宗
鍾愛之然以其無經世意百計陶寫終不回唯慕
華之風夢寐想見中和元年天下大亂遂斷髮逸迹

浴善休

人無知者造不霜諸禪師諸與語嘆曰汝乘願力生
帝王家脫身從我真火中焚葉至夜闢入室懇曰祖
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諸曰勿謗祖師聞曰天下宗
旨盛大豈妄為之邪諸曰待按山點頭即向汝道聞
即日辭去至邵武城外見山鬱然深秀遂撥草而進
見一苦行隱其中欣然讓其廬曰上人當興此長揖
而去不知所之聞遂憩止十餘年一日有老人謁曰
我非人龍也以行兩不職上天有罰願道力可脫於
是化為小蛇緣入袖中至夜風雷拔坐榻山岳震搖
而聞危坐自若平明見蛇墮地而去頃有老人謝

曰非大士之力為血脂穢此山矣念無以報厚德當
穴巖下為泉他日衆多之水今所以延師也泉今
湖因以名焉寺記碑

伏錫已禪師與浮山遠公遊嘗卓庵廬山佛手巖後
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虎豹在前以定力故曾
懼色嘗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寞雲中一箇人余後
道俗聞風而慕住山四十餘年脩然無毫髮之愆冬
夏一布袖唯以創業為任經營積累作成潭源九衆
之宜有者大備之獨不營文室而與衆共處蓋師不
以私室宴安為意也有知事蘊躬伺師遠出潛為

之達觀穎禪師時主雲門聞之嘆曰若非本色宗匠
不能有其良輔非良輔無以尊道師之德余以錫

觀碑

辯才淨法師抗之於潛人生而左肩肉起如袈裟條
八十一日乃滅父嘆曰是宿世沙門無奪其願長當
學佛及師之終實八十有一殆其算也出家後凡見
法坐蓐曰吾願登此說法度人首謁慈雲日夜勸力
與行進不數年齒其高第慈雲沒復事明智韶言
止觀至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以一食施一切供
諸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師聞之悟曰今日乃

五緣
三衣會具足
四即衣緣
五即衣緣
五緣
五緣

富

色聲香味本具第一義說由此遇物中無疑矣時沉
公亦才治抗以謂觀音道場講懺爲佛事非禪那所
居乃命師以教易禪師至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
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一十四年
有利其實者迫而逐之師欣然舍去不以爲恨天竺
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龜隱而
還如不得已衆復大集清獻趙公與師爲世外交見
之而讚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
復留二年一日告衆曰吾祖智者聖人也猶以急於
化入害於已行仕本鐵輪而證止五品況吾凡夫也

勉
友

哉謝去老於南山龍井之上以茅竹自覆閉門宴坐
寂然終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正波定如古澗水
故人以訥名之師嚴於持律講說不擇晝夜嘗曰鬼
神威德不具畏人盡說或不得至此夜人靜庶幾能
聽嘗焚指供佛左三右二僅能以執其徒有欲效者
輒禁之曰如我乃可東坡一日謂曰北山如師道行
者有幾師曰僧人密行者多非元淨所能測之龍井

芙蓉楷禪師示衆曰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今欲
略效古人爲住持體例共報佛恩與諸人議定更不

下山不赴齋不食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
作三百六十分分系一分用之更不隨人增減可以
備飯則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
新到相見茶湯而已務要省緣專一辦道雖然如是
更在諸人從長相度長山僧也強教爾不得諸仁者
見古人偈廬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齋喫則從君喫
不喫任東西語錄

智者顓禪師示衆舉古德住山每令執爨者煮粥
日暴者觀火燒薪念念就盡無常遷逝復速於是即
於竈前寂然入定數日方起住上坐所具陳所說叙

法傳深上坐曰汝前所言皆我境界今所說者非我
所知勿復言也遂問汝得宿命否答曰薄知又問何
非為賤何福致悟答曰往世曾住此山因有客至其
聚少菜由此譴責今為衆奴前習未忘故易慚不
汗百錄

一智律師比丘正名曰梵語慈藹華言乞士內則乞
法以治性外則乞食以資身父母人之至親最先割
捨鬚髮人之所重盡以削除富溢七珍棄之尤同草
芥貴尊一品賤之何啻煙雲極厭無常深窮有本欲
高其志必降其才執錫有類於枯葉寧鋒何殊於破
器

器則披壞服即是勞役中絡囊便同席袋清淨活
命一法八正道中儉約修身即類四修行內九州四
海為遊處之方樹下家門為栖遲之處攀三乘
之逸駕蹈諸佛之遺蹤稟聖教以無違其佛弟子遇
世緣而不易實太夫可以戰退魔軍開塵網受
黃金之勝供諒亦堪銷為四生之福田信非虛也乞
士之義斯之謂歟

芝園集

富舍

震源清禪師問傍其略曰惟清名曰往持齋月安寄
但以領徒弘法仰助教風為職事余若其常住所管
財物既非已有理不得專一委知事僧徒八主

網

明依公私合用支破惟清止同衆僧齋櫬隨身餅餌
任緣去住而已伏想四方君子來有所須鎮饑食祇
接之餘別難供養蓋以彼所管者世法則屬官物佛
教則爲衆財偷衆財盜官物以買悅人情而取安已
有實非素志之所敢當預具白聞冀垂恕察百拜在
天

侍郎張九成居士登萊進士之暇爲志經典謁靈隱
明淨扣宗要明日正當磨礱器業奮發功名詎能
究死生事乎公曰先儒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然世
出世之法初無有二先朝名公曰淨門得道者不

其義何儒釋之異師託爲其道主盟安用設言拒
我乎明嘉其誠勉應之曰此事須念念不捨久久經
熟時節到來自然契悟復令看僧問趙州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久無所入謁胡文定公
咨盡心行已之道胡生以將語孟談仁義處類作一
處看則要在其中公嘉受其語造次不忘一夕如廁
諦思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正沈默間忽聞蛙鳴不覺
庭前柏樹子驚有省頷曰春天夜月一聲蛙撞破
虚空共一家正恁麼時誰令從後頭脚痛有玄沙公
偈見然喜題像云黑漆厖兒佛來也一棒由是頷

聞擊

見甚力公_平還朝遷至禮部侍郎聞妙喜入城_不值妙喜_報報_外無別_歸謂_參徒曰張侍郎有值得處其徒曰_相相見不會說著禪字胡為知之妙喜曰要_我作_此麼公奉祠得請詣徑山問格物之言妙喜曰公只知有格物而不知物格公曰指徐曰豈無方便妙喜曰不見小說載唐人與安祿謀為叛者其人先為_閩守有畫像在焉_明蜀見之怒公侍臣以劍擊其首_其人在陝西首忽墮地公聞之_如夢覺題于壁曰子語格物妙事物格欲識一貫而簡_二百公從是參道得法自在曠然無_或官感

與

緒

曰凡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無不豁然四達如千_萬戶不消一踏而開或與之_聯其接席登高山之上或緩步徐行深水之中非出常情之流莫能知吾二人_洛處九成了末後大事實出徑山老人而此辨香不敢孤負公貶南安一十四年旃釋典解儒書至有_和子經過必勘驗為禪悅之樂末嘗以得失芥蒂而_氣者莫不高其風服其達公有書答中丞何伯壽略曰元成與徑山往還太熟抑亦有由按諸故事裴公_夷之師黃檗_韓遠之之師大顛_李習之之師靈山_白樂天之師烏巢_揚大年之師廣惠_李和文之師慈照

東坡之師照覺山谷之師晦堂無盡之師堯卿
與夫亡妣頭陀念南無洗厠等等邪徑山心地一死
生窮物理至於侗儻好義有士夫難及者天日在上
子王誣也若好交名士欲以吾儕取重於世者此盜
賊之所爲尔而謂斯人爲之乎既蒙警誨自當棄承
言疑于心非平昔受知門下輒倒胃中盡布左右惟
有明察之公此遂至贛州妙喜亦從梅陽來聯舟東
下少喜日提宗要公退謂諸參徒曰今日不是尤成
三記向安肯領倒禪河東諸公得與聞乎公鎮永嘉
意之乎種秀以函翰至福門西禪淨禪師曰佛法難

久矣自徑山老人移席後徒外無今朝廷清明
老人此還是有與隆之期而九成於此道實益提著
大於此間欲求一二明公大家舉倡以警昏瞶正欲
三師慧然當吾之請或以謂西禪厚光孝薄薄必不
來爲此說者是以俗情作左右矣然吾以此非佛法
與齊如吾師有意與之大家出半臂力不勝幸甚
推誠衛法備見於此

東林後
和庵主姑蘇人也性高潔與世龔然嘗遊太湖石
且過時交禪師亦預席和見其沉厚不語終亦急
心哥之和顧問日子萬望殊金何孤飛邪交曰

一二今絕之和曰何爲絕之友曰一者以於遺之公
施於衆予曰學道人眡此當如糞土則可子銓拾人
施一不志利二者有母貧病棄之而學道不曰學
道雖超過佛祖不孝亦奚爲哉不孝爲利者皆非吾
友也和敬其賢遂與之和誓曰我二人効隱山輩
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日視雲漢爲世外之人毋墮
流俗交遂爽盟住天童往訪之和顏王言陳叔異
讀書堂爲庵獨居二十年備然無長物室二虎侍右
嘗有言曰竹筴二三斗野水聽聞七五山雨雲道人
計只如此留與人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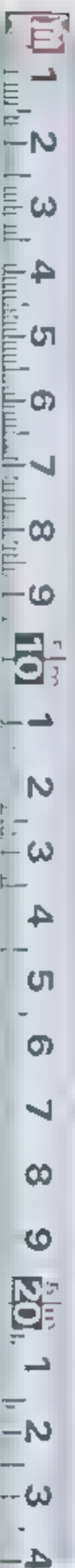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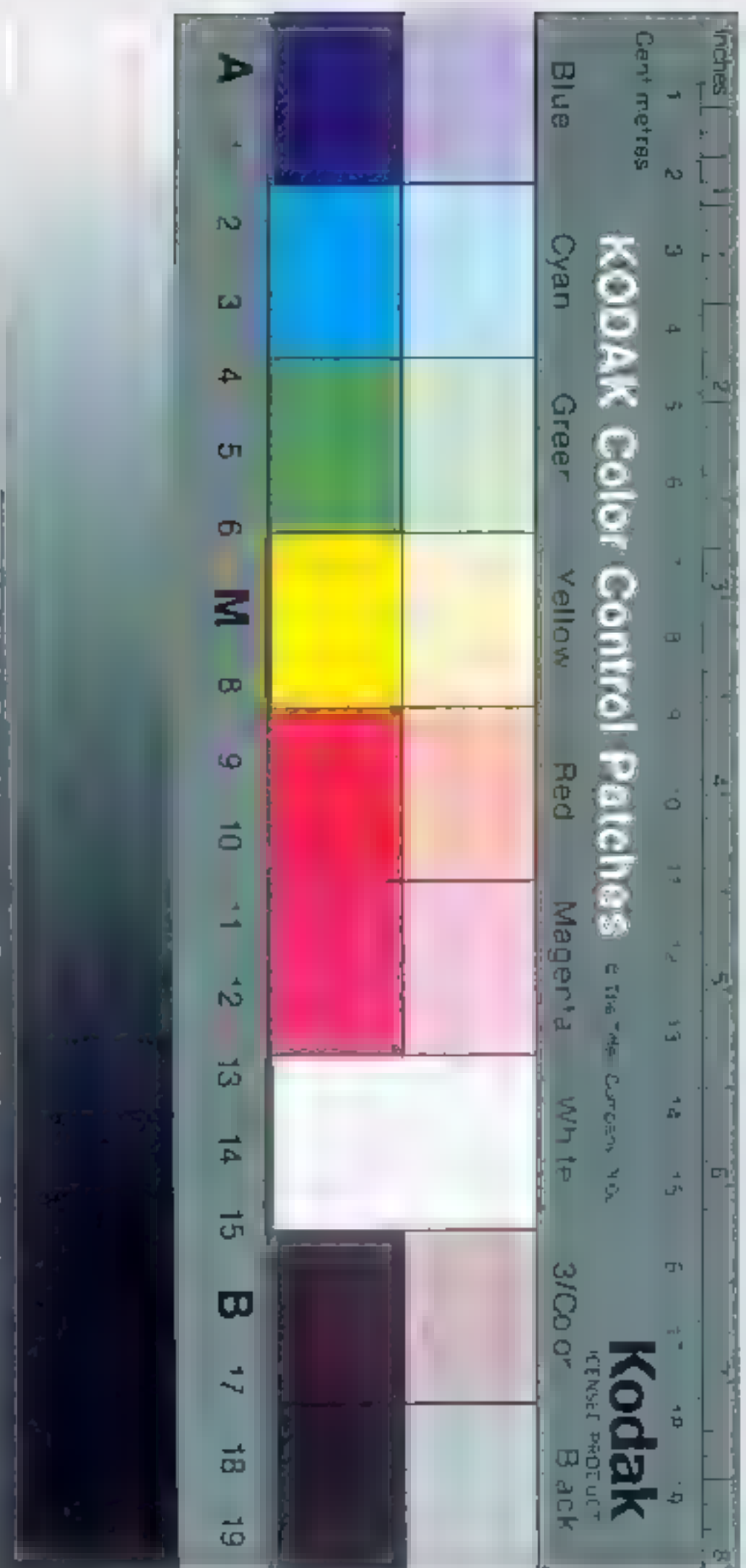
守仙大和尚手澤本也

人天寶鑑

永正辛酉

全四冊

t 028



曹山章禪師泉州人得秘旨於洞山。价和尚初受請
 二撫之。曹山道法大振。學者雲委。僧問國內接劍者
 是誰。山云曹山僧云擬殺何人。山曰但有一切總殺。
 曰忽逢本父母作麼生。山曰掠甚麼。曰爭奈自己何。
 山曰誰奈我何。曰為什麼不殺。曰勿下手處。復有紙
 衣道者自洞山來。章問如何。是紙衣下事。曰一裘才
 挂體。萬事悉皆如。章曰如何。是紙衣下用。道者近前
 叉手。說去。章笑曰汝只解恁麼去。且不解恁麼來。僧
 忽開眼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章曰未是。
 僧曰如何。是妙。曰不徼借。其僧下堂中而化。時洪州

問

鍾氏屢請不起。且書大梅山居一首答之。天復辛酉
季夏夜間知事。今日是幾對曰。六月十五章曰。三
行脚只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吾行脚矣。及時
香告寂。僧寶傳 合九十一則作年字

法雲秀禪師。秦州人。前生與魯和尚厚善。一日謂曰。
我死後相尋我於竹鋪坡前。其家生兒魯往視之。兒
爲一笑。三歲願隨魯出家。生有異相。軒昂萬僧中。凜
然如畫。嘗以怒罵爲佛事。時司馬溫公方登庸。以吾
法太盛。欲經營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非從佛
法中來。何由致此。而一旦遽忘佛囑。平公意回。入李

伯時工畫馬。不減韓幹。秀呵之曰。汝士大夫。以畫名。
況畫馬乎。期人誇以爲得妙。他日妙入馬腹中矣。作
畫於其能筆。又魯直好作畫。詞人爭傳之。秀曰。韓墨
之妙。曾施於此。魯直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邪。秀
以語淫動天下。人不敢止。馬腹正恐墮泥壘。

孤山圓法師。以奇才與學。其經論盈於千萬言。時
西湖之濱。權勢不得屈貴。賤不得傲。世俗不得反。是
時文穆王公至錢塘。郡僧悉迎。關外慈雲遺教孤山
同往。圓以疾辭。笑謂使者曰。爲我致意慈雲。彼塔莊

却一僧子聞者嘆美圖每多脾疾牀上敷筆硯半起
半卧著述不倦一日告衆曰吾年四十有九已知住
世不及若死毋擇地厚葬以加罪我也汝宜陶器舍
而葬之及終自屬祭語云謹以湖山雲月之奠祭于
中庸子之靈汝本法界之元常若寶圓之妙性若尚
無動靜之朕今豈有去來之跡乎泊乎七竅鑿而混
沌死令六根分而精明散令遂使汝見自心而與外
境異令就生存與死滅兩令擾擾乎不可止也若昏
乎不可照也吾嘗欲復汝此精明令乃於非幻法
中假作幻說耳非幻尚無幻法豈有哉汝中庸子

以微領其旨汝既受於幻生必當受於幻死故吾記
幻軀有幻病口占幻詞使幻弟子執幻筆成幻文以
預祭汝幻中庸子且歎今無窮人知諸法如幻也夫
如是則如幻三昧在焉嗚呼三昧亦幻也尚享趺坐
而逝

開居

東坡曰先妣方娠夢僧至門清而眇軾十餘歲時
夢身是僧又子由與真淨文壽聖聰二師在高安夜
間同叙見戒禪師之夢則戒之後身無疑坡與真淨
書曰前生既是法契願痛加磨勵使還舊觀坡往金
山值佛印入室印云汝前生無

大非禪牀印云老僧有一問若答得即與四大為禪
亦若答不得請留下玉帶坡即解腰間玉帶置案上
云請師問印云老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端明向甚
處坐坡無語印召侍者留下玉帶永鎮山門印以衲
裾酬之坡賦二絕句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
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裴相國衣中換得雲山
舊衲衣又曰此帶闊入如傳八流傳到我亦悠哉錦
袍錯落渾相稱乞食狂老萬回詩則天賜錦袍五
注地與萬回和南

大非藏法師年二十七往西域求法自秦蜀涼三州

而行至瓜州出玉門關外有候望者居之漸至沙
河惡鬼異類不可勝數始念觀音猶未遠去及誦心
經發聲皆散至兢伽河畔遇群賊賊相謂曰此沙門
形兒端美者以祭神得非善也令上壇欲揮刀法師
語曰吾已知不免願待少時令我安心取滅師乃想
念慈氏願得生彼聞諸妙法成就通慧還來下生先
度此人令修勝行想念未畢驚雷掣電飄風折木賊
大懼謝罪而散本傳

和國表休河東人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黃巖山
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公入寺因觀壁畫了明

主事是何圖相答曰高僧具儀公曰其儀可觀高僧
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客曰近有一僧
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命至覲之欣然曰休邇有一
問諸德客詞今請上人代酬一語遲曰請相公問之
舉前問渾朗聲曰裴休公應諾遲曰在裴庶幾公當
下知旨如獲璽珠公曰吾師真善知識示人勉勵若
是何汨沒於此界自是申弟子禮復請住黃檗公既
通徹祖心復懷宗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
黃檗之門傳燈

遺民名程之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祖考為晉顯

寓事母以孝聞丞相桓玄大居其第其父為人
明公薨之訃聞山遠公歎後帝次宋州緝之同公極
遠遠曰諸公之來盡為溪土之游乎遂命公作誓辭
以識盛事社賢百餘人十八人為其公又拔平其等
者公凡念佛時見彌陀佛身紫金色以臨其室公愧
而佛身頂上引袈裟以覆之他日又見身八十一
池蓮華青白相間其水澄澈無有畔岸公石
一池水曰八功德水汝飲之公飲水而
猶覺異香發毛孔公曰此吾淨土之緣

為六和之樂與我證邪少頃細徒咸集公對金
一拜執曰以釋迦遺教故能知有阿彌陀佛此
香先當供養釋迦如來次供阿彌陀佛至於十方佛
菩薩眾願一切有情俱生淨土願畢乃三扣齒長
跪而卒

山集
通鑑所云為六和身清淨

下目休居士龍舒人性行端靖少褻國學俄歎曰西
方之歸為究竟余使此而不諫食日課千拜
公既志念純一復何事乎行耶答曰經不云
非少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若不專心費到安能決
定往生居士在家持戒嚴坐必具威儀必冠帶面

目之所有光望之者信其為不道之士也居士將順
山師之教且他道法亦至夜厲聲稱佛名偈言佛
之接我然立化

世非無久速也

靜上坐初次玄沙得旨後居天台三十餘年不下山
綜三學操行孤立禪者問曰坐時心念紛飛願
云諒靜曰汝當心念紛飛時却將紛飛之心以究分
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
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
非寂者蓋無住寂之
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此乃禪之要道也

道士吳契初號之朱陽人爲河清令以部使者所
隱于嵩山尋遇石泰先生吳門以虛無之道可得聞
乎石曰先覺有五無漏法眼不親覩在肝耳不聞精
在腎舌不聲神在心鼻不香魄在肺四肢不動意不
脾五者相與混融化爲一氣聚于三關名曰結炁但
身中求之不必求於他也是其受訣又之功成偈進
可謂之常湯先生謂曰子所得固可佳若不明
一炁之真無益矣且子能進一炁必真道全三注於
一炁而竟無心知不知復何性道之說耶常湯以
示之曰此之謂心宗空無天之也且曰

趙得信吾小人也夫不信受一日誦至由叔
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誠歎曰
從前閉門作活今日掉臂行大進由是稱歷禪金不
決之後謁單州東禪作和尚吳問曰佛性堂堂顯見
住相有情難見若言本來無我我面何與佛面學人
悟則悟已爲甚不見佛面東禪拈拄杖打出大方開
門豁然不欠頃刻然無風被禪師撥開單進同合眼
時從此凡領受大十元不謂也
大隋真禪師持州顯淨寺主吳本師妙似風情
決忘師道流下凡藥止道者次謁入淨服助眾務

公示云：「吾子之志，清淨無染，行履嚴正，是為大滿當器。
之滿一日，問曰：『在此不覺過一轉，其日數幾？』
向之曰：『下口滿，云何？』不覺如何，是佛真便，作手掩。
為山口，竟為歎曰：『子之志，其體大矣，後轉旋西蜀，掌
於要路，煎茶普施，三年，偶經後山，見一古院，號大隋。
山，有一和曰：『四丈，一門，不假斤斧，號成。』
公曰：『是定時人。』曰：『本寺在蜀，居十餘年，聲聞遐
矣。』王三召，不從，其孤風無由一見，道內侍齋師
考額等，師不受，凡三度送至師，確意却之。王
三出，翻云：『此禪師，準前不受，當其鄉也。』使者云：

「往者非云禪師，若更不受，某必受。」師示
衆曰：「老僧不為名利來此，須要得箇人不可青山白
雲中，趁爾是非將來之世，捨一報身草也。無雙諸禪
德老僧行脚時，到諸方多，是一千，少是三百，久在其
中，經冬過夏，求省時，中空過白，滿山會裏，微寂七年。
洞山會中，做柴頭，三年重顯，即便先去，只是了得自
己時，中干他人事，塵事如諸佛菩薩，皆是積劫善業，
方得成就，似此，問到還曾捨得甚麼，身命作得甚麼，
勤苦，便道：『我會世間法，世間法，尚不會過些子坑
界，便自張眉，目消容，不說什，解脫法，水底鉢。」

坐不搖十指喫他信施了合眼今日道我修行成果
如是非獨設自己亦謾諸聖既在三衣下直須親近
知識了辦六事不可又入輪回六趣去也若定得自
在底人論甚麼鑊湯爐炭驢胎馬腹於中如喫美食
相似若未得如是便實受此報一失人身再求欲似
今日萬中無二不見古德問僧何者為最苦僧云
地獄者為最苦古德云此未是苦出家不明理為
苦今古人恁麼說話血滴滴地當自銘心時時警策
不後悔

唐慧理禪師示衆多勸人疎財利利薄口體又云欲

取

學道先須貪苦修行若不貪者豈得道成無有異處
及通示病者衆曰老僧尋常只以口體為薄
道業無有不辦何故一切罪業皆因財物所生一切
垢染皆因口體而起老僧一生不蓄財不別飲食非
無老僧分外底事乃勤有戒體親出家誠心達本解
無為法云世資財乞求以足日中一人柱下一宿此
是佛之明訓安可背違我若要足方食乳自任何不
為俗隨所任還又何須假佛形服破滅法門作甚麼
既為釋子當行釋行不可道我有福有緣緣意違
思歸何人母同入地獄今時有般知識自謂不

欲與人報稱者便懷毒心行是利見名如
子見一一般永無放捨者然則我會報人
行奉行喝苦哉汝輩行刷切須著眼珍重言訖

小孝安禪師永壽人
安禪師字一暉

令出家往台之云峯然其而居長坐不卧一食終日
不衣曾願唯壞衲以度寒暑尋謁
師問曰三
介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
師問曰三
安曰今日捉敗和尚曰是
安掀倒香臺
師器之安一日閱華嚴至
身無所取於
無

所著於法無所住過去已滅未來不至見在空寂到
此豁然入定經旬餘方從定起身心爽利頓發玄秘
安以華嚴李長者釋論旨趣宏奧因將合經成一百
二十卷盛行於世
王禪師道望命住越之清泰
安不樂從務唯宴坐丈室如入大定一日定中見二
僧倚殿檻語話有天神擁衛傾聽久之俄有惡鬼唾
罵復掃腳跡及詢倚檻僧所以乃初論佛法後
誦安曰閑論尚介況主法者擊鼓陞堂說無益事邪
自是終身未嘗談世故安死闍維舌根不壞異
如
紅蓮華葉傳燈通衍

明教尚禪師藤州人得度後嘗戴觀音像誦其經
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不學而能得法洞山聰公處
厯間至錢塘樂湖山稅駕焉所居一室翛然無長物
清坐終日非修潔行誼者不可語也師之道妙學者
不能曉悟師亦不少低其韻撫徇其機歎曰安
能真鑒以就方枘聞之聖賢所爲得志則行其道否
則言而已言之行由是爲萬世法使天下學者識度
修明遠邪林游正涂奚必目擊受之謂已之出邪即
閉關著書書成勢之京因內翰王公素獻之仁宗
又爲書先焉上讀至臣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

議

數受其誠旌以明教大師賜其書入藏既送中書
魏公琦覽之示歐陽文忠公公以文章自任以
師表天下又以言宗不重言詩見其文謂魏公曰亦
過信也由此郎黎所當識之魏公同往見文忠公
語終日遂大喜自謂不負所遇而文忠公不知其尊重之因
名振海內遂買舟東下大興璣公賦白雲謠以將
師之行白雲人間來不覺下山已遠煒然萬態
相可極嘆嗟輕肥子見擬乎天翼回南誠言公當
六月息寧知網羅采無心仁吾適天字一何窮卷
半留跡歸於永安精舍示作此得六叔不煩

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菽烏呼不之不久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然大父不門

南山宣律師初生齊朝名僧諱力越之刻鵠州勒
後生名僧祐後生隋名道宣其祖湖州之父
隨吏部尚書隨駕入長安生于京兆子氏夢見一
二娘又梵僧語一仁所懷者不祐律師一令
出家弘宣佛教及一髮一勸一志一有載寶
函繞塔行道願一舍利降一中一果一感應由
是益精其志日唯一食長坐不眠樂入定一觀一

勵

百四回不換臥行道

一字總論字平

王在清官寺行般舟定感天龍給侍之一示以一日
步居日嘗發誠一荷若坐夏有功一願一異相後庭中
果生芝草師因勞苦發疾天王授以補心藥方一回告
師曰今當像末諸惡比丘一造一伽藍一不修一禪一慧亦不
讀一經一縱有智者十有一一後在一明一寺一深夜行道足
跌前階聖者扶足師問其誰答曰北天王之子勅令
侍僧師曰貧道修行無煩太子太子威力自在天竺
有可作佛事者却願教之太子曰我有佛牙長三寸
闊一寸寶之久矣密授與師宜加保護師乃盡藏一
穴一後一持行道入莫得知一唯弟子網律師一見其蹤一欲

揚一師曰信根淺薄謂吾妖妄唯我與子乃可知耳
印與天神往來甚衆喜問靈蹤神蹟問隨錄集為
成傳記乾封二年春二月有神告曰師將報盡當
生彌勒內宮并留香一累此天上棘林之香帝釋所
焚者是年冬十月有三日空中天樂花香迎請而逝
別傳
等記

姓陳潁川人年十五於長沙
有僧招手曰汝當居止汝當終此既寤精誠愈至年
八投湘州果願寺法緒出家遂受具戒精通律藏
其戒精通律藏

後修禪定時慧思禪師武津人名行高重遙飡風德
不啻飢渴其地乃陳齊兵刃所衝重法輕生涉險而
去思曰昔日靈山會一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
矣即示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於是昏曉苦到不改
研心丁時勇於求法貧於資供切相代香捲簾進月
月沒則燎之以松柏盡則繼之以栗經二七日誦經
華至藥王品諸佛同讚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
來到此一句身心豁然入定持因靜發照了法華
高暉之臨幽谷達諸法相似清風之遊太虛將證白
師師更開演自心所悟又從師受四夜進功功逾

年思歎曰非爾莫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
前方便也所發持者法華旋隨羅尼也縱令文字
師千羣萬衆尋汝之辯不可窮矣於說法人中最高
第一後爲儀同沈君理請住石室未幾謝遣明人曰
吾南岳輪下及始濟江東汝鏡屢明心竒歎應初乃
官四十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百餘人共坐二十
人得法又次二百餘人共坐十人得法其後徒衆轉
多得法轉少妨我自行化道可知吾聞天台地記稱
有仙宮若息緣茲嶺啄峯飲澗展平生之願陳太延
二年秋入天台有一老僧引之而進曰師欲造三山

下有基捨以仰給師曰王如今日草舍尚難況辦寺
乎僧曰今非其時三國成一有大勢力人當起此寺
寺若成國即清當呼爲國清有定光禪師異人也居
山三十載迹晦道明易狎難識有所懸記多言預驗
其夕宿定光草庵光曰還憶招手時否及觀所住之
處宛如昔夢因湯帝遣使詔師至石城乃曰吾知命
在此不須進前轍所總絃於今日矣聽倡無量壽
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
見能改悔者尚復往生況戒慧熏修行道力故實不
居捐梵音聲相實不誑人智朗請云不審何位歿此

何生誰可宗仰師曰吾不願衆必淨六根爲他損已
只是五品位尔汝問何生者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
來迎我問誰可宗仰者豈不聞波羅提木叉是汝之
師四種三昧是汝明導教汝捨重擔教汝除三毒教
汝治四大教汝解業縛教汝破魔軍教汝明種種教
汝輕慢慳教汝遠邪僻教汝出無明此汝離大悲
心此大師可作依止我與汝等因法相遇以法爲
親傳習佛燈是爲眷屬若不令者非吾徒也言訖如
入禪定別傳

廬山遠法師生于爲門賈氏年請法道安法師因

般若若有契師與大尹張秘友善一日謂曰逆境易
打順境難打逆我意若只消一箇忍字不片時便過
逆順境則諸事順適我意如磁石與鐵不覺不知
合爲一處無情之物尚尔況今身在塵境中邪後逆
塵鼻以山水清勝遂安止之刺史桓伊荆東林以是
爲從尔影不出山三十年唯以淨土三念于勤初
十餘年澄心系觀三觀理相而師沉厚不語後二十
年於般若臺從禪定中見彌陀佛身蒲座空又聞告
言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常生我國
如告其徒曰吾自居此常行三觀聖相不復現見

後

之往生決矣汝當自勉

塔銘

馮山祐禪師福州人落髮後往天竺受戒寒拾
預修路曰不久有肉身大士來此求戒師至二人隱
於路傍深草中待師過跳出作虎勢哮吼而接師
措寒云自靈山別後五生作人主來今忘之後參百
丈一日侍立次丈云汝心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火
百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示之師發悟禮謝陳所解
丈曰此乃暫時岐路經曰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
時節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
今克典坐時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百丈曰長沙西

未悟
今悟

北絕頂乃奇勝之地可容千衆從寺建名云人曰老僧去一可乎

頭陀曰吾人欲是肉山非所宜也丈曰第一

可乎曰非也丈曰典坐可乎曰具馮原王人往訪十

餘年衆方集師遂往結庵時為不猿為不猿影不

動要坐終日如是九年僧曰居久矣竟無

一國利物獨居何益欲棄庵而去至谷口虎豹地

平橫於道路曰吾若於此有緣汝不散去不然從

汝啖之言訖而散於是復回有神見曰此山乃迦葉

佛時曾為蘭若人常復成常護此山豈受佛記乎明

年大安頌聚輔成法社寺碑

傳身寺碑

淨因茲有師坐禪之古蹟淨因寺在東山遠公後謁
淨因寺淨因寺在東山首衆及通淨因寺在東山矣以臻淨因寺在東山厝淨因寺在東山和淨因寺在東山嘗
詔至殿前設高坐恣人問答左右上下得未曾有
臻為人純厚渠渠靖退似不能言者及其辯說縱橫
無礙淨因寺在東山身至約一布裙淨因寺在東山十年淨因寺在東山易淨因寺在東山骨淨因寺在東山上太史題其
像曰淨因寺在東山虎無淨因寺在東山卧龍不吟千林淨因寺在東山異淨因寺在東山八雲降遠山
作眉淨因寺在東山以淨因寺在東山顧淨因寺在東山家與淨因寺在東山風不用淨因寺在東山鍊淨因寺在東山牙淨因寺在東山三五少年日也
解東淨因寺在東山山淨因寺在東山林來淨因寺在東山隱淨因寺在東山山淨因寺在東山
證悟淨因寺在東山智淨因寺在東山法師淨因寺在東山之淨因寺在東山休淨因寺在東山止淨因寺在東山少淨因寺在東山聰淨因寺在東山智淨因寺在東山過淨因寺在東山可淨因寺在東山成淨因寺在東山誦淨因寺在東山維淨因寺在東山醫
方卜筮亦皆通曉淨因寺在東山一日游講人間說觀經傾聽良久

極其相說

歎曰落日之處吾有故鄉今聞此若得家書於是祝
髮誓勤祖教依白蓮淨因寺在東山僊法師問具變之道僊指燈籠
曰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淨因寺在東山凡四聖所見不
同變則在焉智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至知法常無
性佛種從緣起意遂豁然契悟僊見之曰且喜大事
決了法華止觀此為喉襟汝能省悟誠造微入妙自
是游心昭曠多以此示人每涉五日始一寢餘則涵
泳道要惟恐不及一生東山二十四年兩山學徒與
之論辯無敢當淨因寺在東山師嘗患後進囿名相膠筆錄或者
至以一宗之傳淨因寺在東山為文字之所異淨因寺在東山鄙之殊不領略曰

勉其徒曰豈不思吾佛云是真精進只者一句便有
向上機緣何不覲面激揚斯事乎後被會上竺時丞
相秦公問止觀一法邪二法邪師曰一法也磬之於
水湛而清者止也可鑑鬚髮者觀也水則一耳又猶
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以衆生重昏巨散之病用止觀
之藥救其心性此全一之體俾法界寂然名止寂
而常照名觀若專其所止則何所觀如公垂紳正笏
燕坐廟堂不動干戈中興海宇亦若是而已公喜曰
非師安知佛法之妙法華經

東山能行人教觀明白以熏修爲志一入懺定寒暑

不變者四十年由是行人之名聞于江浙所未嘗自
言修行者則曰智者六時禮佛四時坐禪云修行之
常儀況我何有焉草庵因法師嘗與同修接席而坐
見其端謹不委不倚或有疾唯數口不食亦不廢禪
誦一疾自愈能爲人剛潔惡聞名利凡得施物即款
於几毫髮不留所有者唯破衲壞絮而已夏則以篾
束之梁稻冬則取以覆寒每入山劍虎虎無害意或
風雨昏夜宴坐丘冢身心安靜無有怖畏院有山石
靈化一方常所入接或香積不論知事必告於能能
即禱之來日施者其請而至其故施者曰昨夜

巡門報云常住空虛特奉洪令行狀

汾陽昭禪師太原人器識沉遠少緣飾有大志於一

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幼孤厭世出家參名宿

七十餘人皆妙得其家風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議

其不韻昭歎曰先德行脚正以聖心夫通驅馳決擇

豈經山水之翫乎後參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

山曰龍袖拂開全體見昭曰師意如何象王行處絕

孤蹤昭遂大悟曰萬古碧潭空界月無三昧灑然應

知禮拜歸衆時葉縣省和尚作首坐問曰見何道理

便令自肯昭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長沙太守張公

龍龍
上音通

分

退

以四名刹請昭擇居昭曰我長行粥飯僧今傳佛之
宗非細職也前後八請堅不答後以太子院迎之開

闢高卧石門聰禪師排闥而入懷之以佛法大事靖

退小節汝有力荷擔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昭

變然起曰非公不開此語趣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

一榻影不出山者三十年師以汾州苦寒欲罷之參

或異止止請法龍象不尹李公以承天迎之使三返

不赴吏者當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具生不然有罰

當念之昭曰當先後之何必俱邪昭令備饌且促

裝曰吾行矣停箸而化

其人張平叔雅好清虛在丹丘之廬遇頂冰貧子出
龍馬所入之數遂領厥旨久之功成且曰吾形雖固
而本覺之性曾未之究遂探內典至楞嚴有省茅悟
真篇又作禪宗歌頌叙中引楞嚴十種仙壽千萬歲
不修正心報章還生散入諸趣之語又曰為此道者
官心體太虛內外如一若立一塵即成滲漏此不可
言傳之妙曉得金剛圓覺二經則金丹之義自明何
必分別老釋之異同哉則知平叔乃宋出離生死之
士必得文於佛爲究竟余詳仙珠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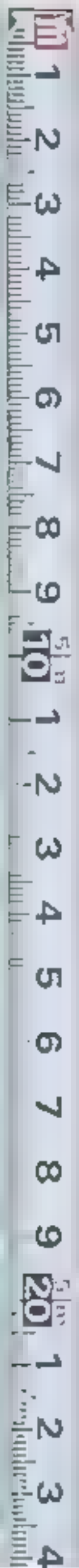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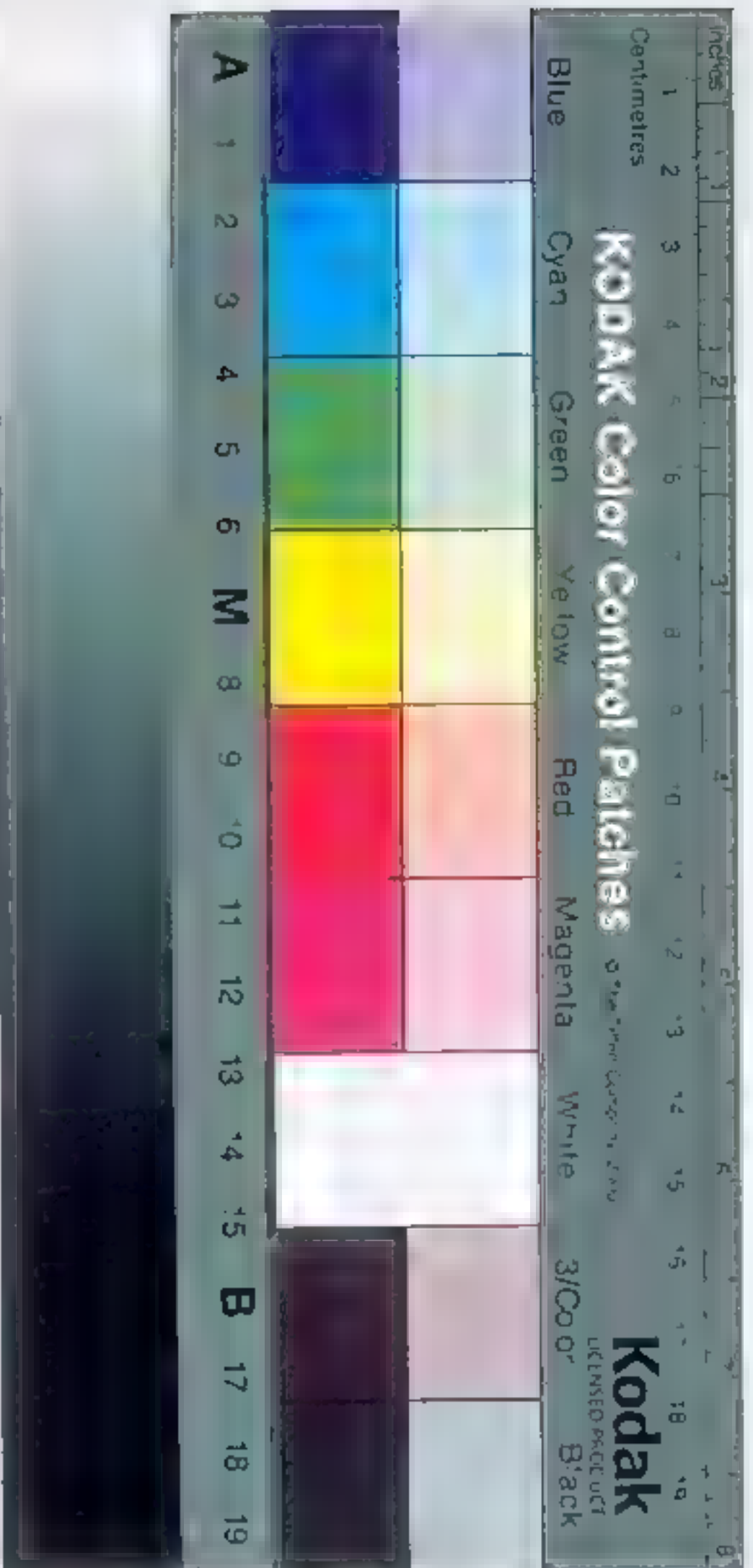
真人呂洞賓河陽蒲故人生於唐天寶間世爲顯官

累舉進士不第因遊京山遇鍾離權乃習之即將避
亂學養命法將度上公首以財施之一日呂侍行鍾
拾一塊石以藥塗之即成黃金鍾遺之曰前途將彌
之呂問曰此仍壞乎鍾曰五百年壞呂擲之曰他日
誤入去鍾復試之以色命呂入山採藥化一小廬有
美婦慍迎之曰夫故父矣今遇君子願不我棄婦欲
執手而近呂以手托開云妣以羊囊穢於我矣言訖
其婦下地即鍾離也於是授以金丹之術及天仙劍
法遂得遊行自在詩曰朝遊南苑暮遊北苑青蛇
膽氣鹿三日岳陽人不識則公孫進洞庭湖謠

和尚問佛法大意牙與曷曰何事新愁與舊愁少年
 不學老還羞明珠不是驪龍情自是時人不解求因
 過鄂州黃龍山見紫氣盤桓異人所止遂入
 機禪師上堂師知有異人潛跡坐下即厲聲曰衆有
 竊法者呂毅然問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
 山州且道此旨如何師曰守屍鬼呂曰爭奈囊中
 長生不死藥何師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
 憤而不至夜飛劍脅之師已前知以法本蒙頭坐
 方丈幾遠數百師以手指之劍即墮地呂謝罪師曰
 詰旦半升鐺內則不同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



t 028



於言一有省乃述焉曰拘却瓢兒碎却琴如今不憶
水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仙其遠

繪事馮梅居士少游上庠一日公試以生者德之光
佛學編參名宿若龍門從佛眼經行次偶童子趨庭
吟曰萬象之中獨露牙佛眼拊公背曰好薄公於是
契入後帥漣南嘗宴坐有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時將
智到牀眠之句尤篤意淨業所至作繫念勝會勸發
道俗共興來教燧燧不白厚養所得俸給專施藏

還源之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寂言下頓悟
暨受密印領衆住王莽山化緣未幾至來州訪仰山
沿流而上有二神迎問曰深山絕食師自何來師曰
吾欲求一庵地神曰弟子福慶相遇願施此山與師
居止師曰君既施我須其廣大心不見僧過則尋受
石施矣神曰諾即遂指集雲峰下曰莫吉於此師乃
結茅而居木食澗飲危坐終日未幾二神見曰徒衆
漸盛弟子住處不足當易之至夜風雷暴作移廟于
堵三十三五條松皆往乃會昌三年夏四
月三三五條真僧乘空而至曰特來東上禮文殊今日却

表

遇小釋迦自是瀉仰宗風大振於世師將順寂神來
緒言師曰吾幼泡之身隨緣興謝來時無物去更何
求神曰諸佛滅時天龍請囑願毋違我師以得法之
師瀉山祐禪師正月八日忌齋爲囑殆今民人莫不
建寺記

道法師西京順昌人宣和詔改德士師與林靈素抗
辯邪正懇于朝廷忤旨流道州監防卒曰此去萬里
三茹葷酒以助色力師曰死乃天命佛禁不可犯卒
敬服師未幾寃所前一日郡守夜夢佛像荷伽八
城僚屬亦有同夢者翌早師至太守語人曰被罪之

僧必異人也未逾月郡人患疾者大半師鑿池祝水
 飲者咸愈於是一方尊事不啻父師尋令巡便道由
 長沙邂逅寂音以詩遺曰道公膽大過身軀敢逆
 龍鱗上諫書只欲揮肩擔佛法故甘引頸受誅勳
 手覽逸心無愧萬里歸來見不枯他日教門綱紀者
 近聞執笏赴朝趨時公卿大夫謂師有文武才敢
 加冠冕補官序分領兵權恢復故疆師力辭朝賢知
 志不可奪奏請賜還通法濟之號紹興改元宣
 八上目先帝為妖術所惑廢卿形骸朕與卿去
 其點涅可乎師曰臣雖死聖恩先皇聖實不忍

毀除上曰若僧到若假強許自便紹興三年師與
 道士劉若謙詣朝廷正祈禱道場所次其略略曰
 象崇寧間林靈素等叨是資品素亂朝綱因是道
 佛非自建炎之來所有道士官資已行追毀既無官
 蓋當遵祖宗舊制伏望朝廷明降指揮特賜改正
 頒行天下以正風俗時國政多故仍寢其說三十二
 年行整會僧左道右承為定制後因早寇為重奉
 旨宣入祈禱師即登坐聲祝且乞四金錢各賜鮮鯽
 以饗水雲祝即遣四急足放諸江沼急足未回雨已
 沛然天顏大悅塔銘

晦庵光禪師聞之長樂人出嶺謁真悟佛心諸名宿
會大慧寓廣因光往從之光一日侍行問曰某到者
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癢也醫拱手何
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會死要到大安樂
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光益疑之入室問曰喫粥了
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光曰裂破
震威喝云爾又來說禪光大悟慧擬說告衆曰兔毛
拈得笑哈哈一擊爲重關鎖開夢快平生在今日孰
云千旦賺吾來光以頌呈曰一拶當拈怒雷吼驚起
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龜天却口

錄等

沙門波若高麗人開皇間詣佛隴求智者禪法未幾
即有所證智者謂曰汝於此有緣宜須閑居靜處成
辦妙行今天台華頂去寺六七里是吾昔日頭陀之
所汝可往彼學道進行必有深益勿慮衣食波若遵
訓往彼曉夜行道不曾睡卧影不出山十有六年一
日忽下山告諸友曰波若知命將盡特出山與大衆
別今即回華頂而卒

天台石刻

正言陳了翁南劍州人妙年登上第性閑雅與物無
競見人之短未嘗面折但微示意警之而已公初尚

雜華頗有所詣及會明智法師扣天台宗旨明智示
以止觀上根不思議境以性奪修成無作行忽有熟
悟晚年謫居海上未嘗有不滿意唯剋念西歸嘗作
延慶淨土院記其略曰如來之叙九品以至誠爲上
上智者之造十論破疑心之具縛縛解情忘識散智
見則彌陀淨境不假他求若臨明鏡自見面像又曰
譬如清淨滿月影見諸水月體無二攝流散而等所
歸會十方而總于一亦如十鏡環繞中然燈燈體
交參東西莫辨而方有定位西不自西各隨相融境
將誰執安以在塵執方之見測度來無攷之

法師曰一有淨土可謂深蹟佛祖之遺蹟矣
一作探

石壁寺去杭越二十里走龍山而西皆然入幽谷有
溪流巖石之美雖其氣象清淑而世未始知之自紹
興德靖法師居之而其名方播亦地以人而著也
寺後錢塘人同依清淨師出家通練律部時詔國師
六道大振靖紹興之國師見且器之即使往歷三
法於環溪寂法師於是借住寂請來大菴居未
幾所學之清紹復回石壁以爲講衆前後五十年
其山林之操未始苟游然其思必身修於其中

學名僧皆推其高人明教日出家於壽公學法於
東公見知於東公三皆奇士其行不測人也天下豈
可多得二師皆遇而見之保全得一見已自甚善
況因人而得法二師之美多矣塔表
二月辭都師雲間人生有異父母令入普照出家得
法明智智老命代講八年遂領寺事翰林沈時師以
威猛治抗僧徒見者多懼師獨從容如平日公異之
俾蒞僧藏遷至都僧正時東坡作倅喜其道行高峻
發言璀璨嘗序之曰錢塘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過
才言之士與夫妄庸巧偽之人難處其間號為難齊

父僧職王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傳後帳案牒奔走
將迎之勞專責副正已下人送也終年要務以行
解表來而已師容止端靖不言其物不益夜入其室
脫衣與之使從支徑遁去居無何勸於酬酢歸隱草
堂但六事隨身而已將順宸先遺言須東坡至方可
四日東坡始至山中且步端坐如生頂尚溫涼
作三絕哭之云欲尋遺跡強沾裳本自無生可得亡
今夜生公講堂月蒲庭際冷如霜生死猶如臂屈
伸情我輩一酸辛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門作
主人欲訪浮雲起滅因無緣却見夢中身安心好住

正文度此理何須更問人 塔銘

高麗僧統義天棄王位出家問法中國首至四明郡
將命延慶明智三學法師二師為伴至杭州謁照
律師願從律學照為說戒法令習儀範授以三衣盂
鉢錫杖仍有偈曰為汝裁成應法衣更將盂錫助威
儀君看宿覺歌中道不是標形虛事特朝廷復詔楊
次公館伴所經諸刹迎錢如王目禮至金山獨佛印
牀坐納其大屐次公驚問其故印曰義天亦一異國
僧余眾姓出家同名釋子安問貴種若屈道隨俗先
此一雙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以无為知大體

僧傳等

天竺悟法師錢塘人每誦呪時身出舍利所供像亦
如之天聖三年慈雲欲以智者教觀求入大藏文穆
王公擬達天聽悟曰此非常之事小子將助之乃繪
千手像誦大悲密語誓曰事果遂當焚此軀末幾公
薨悟益加精勵晝夜不廢越歲乃克如志悟遂答前
誓薪盡屍在袈裟覆體儼然如生眾咸異之慈雲并
香木焚乃方壞舍利無數三歲之後信者尚獲慈
雲作讚刻石曰悟也吾徒荷法捐軀其骸赫赫其樂
愉愉遠火將流儼如跏趺遺骨後碎璨若圓珠信古

省今也則無夢年三十不哉丈夫二國

晦堂心禪師初承南岳師命領住山緣十有三白
於法席正盛時毅然對事居西園以晦命其堂且曰
吾所辭者世務尔今欲修行佛法於是勝其門曰告
有禪學要窮此道切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中或是看
得因緣自有歡喜入處却來入室吐露待爲品評是
非深淺如末發明但且歇去道自見前苦苦馳求轉
增迷悶此是離言之道要在自肯不由他悟如此發
明方名了達無量劫來生死根本若見得離言之道
便將類會目前差別因緣以爲所得六恐誤認明成

目前光影自不覺知方成剩法到頭只是自謾枉非
心力宜乎晝夜克已精誠行住觀察微細審思別無
用心自然有箇入路非是朝夕學成事業若也不能
如是參詳不如看經禮拜度此殘生亦自勝如亂生
謗法若送老之時敢保成箇無事人更無他累其餘
入室今去朔望兩度却請訪及江

孝宗皇帝詔徑山主僧寶印於選德殿上曰三教
聖人本同者箇道理印奏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
無二也上曰但聖人所立門戶各別尔孔子以中
庸設教印曰非中庸之教何以安立世間故華嚴云

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
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上曰今之士夫學孔氏
者多只攻文字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唯釋
迦老子不以文字教人但直指心源開示衆生各令
悟入此爲殊勝印曰非獨今之學者不見夫子之道
當時十哲如顏子號爲具體盡其平生力量只道得
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著
而夫子分明八字打開與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
隱子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以此而觀夫子未嘗回避諸弟子而諸弟子自差過

也昔張商英丞相云唯吾學佛然後能知儒 上曰
朕意亦謂如此 上又問曰莊老何如人印云只作
得佛門中小乘聲聞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
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正如莊子所謂形固可使
朽六心固可如死灰於是稱旨 奏對錄

可久高僧錢塘人徧游講肆深得天台旨趣後居祥
符喜爲古律造於平懷清苦東坡以詩老呼之坡因
元宵同僚屬觀燈坡獨往謁之見其寂然宴坐作絕
句云門前歌鼓鬧紛崩一室蕭然冷欲冰不托琉璃
以照物始知無盡本非燈久律已甚嚴長坐一食四

威儀中法服未嘗去體儉約自持一布衲終身不易
或絕粮辟穀宴坐而已晚居西湖之濱脩然一榻
餘物院外唯紅蕉數本翠竹數百竿自號蕭蕭堂
平語人曰吾死蕉竹亦死後如其言怡雲集
揚次公云大願聖人從淨土來來淨土無來深心凡夫
從淨土去去實無去彼不來此此不生彼而其聖人
會遇兩得交際彌陀光明如大圓月徧照法界念彼
衆生攝取不捨諸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內
淨土念念彌陀若能發心念彼彌陀即得往生河沙
諸佛同告之讚十方菩薩有同往之心尚言不信

何言可信不生淨土何土可生自棄己靈是誰之過
一臨終時見金臺從空而至即說偈而逝偈曰生亦
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此銘就銘

西方極樂

補道生

正德縣人

沙備禪師福州人姓謝少游於南臺江上忽棄身
從釋芒鞋布衲食不接氣安坐終日雪罩呼為備頭
陀再來人也何不徧參去備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
不往西天峯然之備縛屋玄沙衆相尋而至遂成叢
林說法契經令諸方有要義未明者皆從決之示
衆曰佛道閑曠無有入迹豈不在三陰豈有昇沉肆立

解脫不屬造作動即涉造分之境靜即沉昏醉之鄉
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即漫汗佛性何以對
其塵境如枯木寒灰但臨機應有不失其宜如鏡照
像不亂光輝如鳥飛空不雜空色所以道十方無影
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相譬由壯士
展臂不由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所
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到者裏體寂寂常皎皎赤
赫爛無邊表圓覺光中不動搖吞燦乾坤迥然照傳

洛陽嘗致齋往龍安寺瞻禮聖像一日像

路

忽朽墮公見之略不加敬但瞪視而出傍有僧曰公
不作禮公曰像既壞吾將何禮僧曰先聖道譬如官
路土私人掘為像智者知路土凡愚謂像生後時官
欲行還將像填路像本不生滅路亦無新故公聞之
有省由是慕道甚九年九十餘晨香夜坐未嘗少廢

一日願曰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
度諸含

普首坐自號性空得肯於死心久居華亭好吹鐵笛
放曠自樂人莫測之喜為偈句開導於世偈曰學道
尤如守禁城晝防大賊夜防醒將軍主將能行令不

雲千戈致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閑過
聖時。未透祖師關。夫子須存意。著更宜。一日告衆
曰。坐脫立亡。不如水葬。一省柴燒。一免開墳。撒手便
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舟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
一曲漁歌。少人唱。遂向青龍江上。乘木盆。張布帆。泛
遠而沒。奇燈

愚法師嘉禾人。棄儒從釋。精苦自勵。凡三十年。加功
進行。未嘗一日輟廢。嘗與道潛則章二師爲友。潛能
詩。近名。而章與師韜光鎚彩。不求人知。唯務已行。而
章先卒。及愚將順世。告衆曰。吾夢神人告云。汝同

曾別章得普賢願行三昧。已生淨土。彼待汝父。曷可
遲留。於是淨土聖相及諸花樂悉見在。前愚即說偈
而逝。偈曰。空裏千花。羅網夢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歸
路穩。更無點狐疑。行業記

東坡曰。已飢。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令腹空。當
腹空時。即入靜室。端坐。默念數出入息。從一數至十。
從十數至百。數至數百。此身兀然。此心寂然。與塵世
等。不煩禁制。如是久之。一息自住。不出不入。時覺此
息從毛竅中入。萬四千雲。悉從此起。無始已來。諸病自
除。諸障消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尔時不

用尋人指路也。大金

靈芝
之照律師錢塘人幼有夙成年十八以通經得度
在沙彌中已爲衆講解習毗尼每忼然興懷無所師
承時處諫法師深修天台之道師見之曰真吾師也
請安坐下風雨寒暑日行數里諫每講必待師至或
衆以過時爲諫必曰聽講人未至其愛之甚
師欲棄所習而從之諫曰近世律教中微汝他日
必爲宗匠當明法業以弘四分吾道不在茲乎師乃
博究群宗以律爲本非苟言之貴也師之嘗依南山
六時致禮晝夜行道持盂乞食衣准大布食不過中

克

一鉢三衣囊無長物凡有祈禱誠達穹昊祈蝗而蝗
出境祈雨而雨成霖述古龐公命師持雨幟未絕口
震雷大雷公曰吾家數世不事佛矣今遇吾師不得
不歸向也太師史越王題其碑陰曰儒以儒縛律以
律縛學者之大病唯師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具足無
他而每蟬蛻於定慧之表毗尼藏中真洪主子故能
壽數百歲後直與南山比肩功實倍之嚮使師身不
披緇必爲儒宗特立超詣惜哉師沒後二十六年遺
啓不泯朝廷錫號大智律師塔曰戒光以賜諡之寵
不及載劉公之文因書于後

塔銘

師

大慧禪師謁湛堂準和尚指以入道捷徑慧橫機無
 讓準訶之曰汝不悟者病在意識領會是為所知障
 矣時逸士李商老參道於準適有言曰道須神悟妙
 在心空體之不假於聰明得之頓超於聞見李擊節
 曰何必讀四庫書然後為學哉以故結為方外交準
 示寂慧謁丞相無盡居士請準塔銘公雅以禪學自
 許非具大知見無敢登其門慧承顏接詞綽有餘裕
 公稱之曰子禪逸格矣慧曰奈自來肯邪公曰若今
 見川動可也於是謁圓通京之天寧因陞坐次舉僧
 司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有

故

解

人問天寧即向他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慧忽
 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在淨願願處每入室
 悟曰也不易爾得到者箇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
 不疑語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夫
 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者箇道理始得悟室中嘗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開口便道不是慧一日同家
 藥石把飭在手忘了喫食悟笑曰客曰者漢參行黃
 楊木禪也慧憤然問曰和尚平問五祖和尚有句無
 句如藤倚樹祖如何答悟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
 就又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祖曰相隨來也慧抗聲

曰我會也從是豁然無礙破未幾取道江西邂逅
待制韓子蒼劇談儒釋深嘆服之館于書齋半年晨
興相揖外非時不許議行不讓先後坐不問賓主相
忘爾汝傾倒緒餘無日無法喜樂也後以丞相張魏
公挽住徑山天下衲子靡然慕從未將二萬指慧不
不絕以清規容其自律每有禪者徵詰要義或氣論
不容諍於大慧之前慧不決巨細例送堂司趁出時
維那紹其出之義士大慧凡有之下寢而不行甚則
令遊山後聞大慧慧大稱之曰非妙喜龍象窟中安
得有此沈衆仲溫曰蓋師獨儼好義趣識高明性

雖急量寬雖怒罵中實慈衆中有不徇律者一時
據令而行未嘗有傷人害物之意師所以稱之者深
有旨矣後人可不為鑑止頌傳

治父川禪師蘇之弓級也以宿種故喜聽禪法常參
景德謙禪師謙示以趙州狗子無佛性因緣早交參
究從不廢職耐怒笞之忽於杖下大悟玄要謙為改
名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此法能堅起脊梁益加
奮勵則其道如川之增苟其放怠無足言矣川佩服
其訓志願弗移嘗頌金剛經今行於世開法治父冬
至示衆曰羣陰銷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唯有

州僧無底鉢依前盛飯又盛羹舟峯集

德山密禪師令下有一禪者用修持本集甚銳看狗子無佛

性語又無所入一日忽見狗頭如日輪之大張口欲

食之禪者畏避席而走鄰人問其故禪者具陳遂白

德山山曰不必怖矣但痛加精彩待渠開口撞入裏

許便了禪者依教坐至中夜狗復見前禪者以頭極

力一撞則在狗口中於是燿然契悟後出世文殊道

法大振即真禪師也柳溪筆野文殊應真嗣德山密密

油煎好法師問法智尊者曰如何是經王尊者曰汝

為主人三年康事却回汝道如敬承其公三年畢如

無請曰經王今當說矣金才六矣六好一聲忿然力悟德

處處逢歸處頭頭是故知本來成見事行必待思

檀愈嚴法師試經得度依東山神照照器之曰吾宗

得人益不墜矣權居上首師不特以講說為尚凡出

處語默必與其法相應而後已時法真開止觀不思

議境師曰萬法唯一心心外無別法心法不可得是

名妙三子未幾法真移東坡及謝事命師繼踵師曰

昔智者年未五十已散徒眾四明年至四十長堅不

卧吾老矣又何人詎暇住山乎竟不受隱為

至

東峯有槽水一俗名冷傍名曰槽水俗名六十歸卜草庵庵前其中且不以矯激流俗為意庵之左有櫨一樹因名焉夫櫨非名果珍也此之于梨栗豈無愧色然梨以爽故致刻栗以甘故見饕餮使梨栗有識性而日求於無用之地止不得彼櫨者與稗類雖香而澁強啖之亦不可使腹實澁不可使口爽綴三尺豎子亦希採焉在故有自得之狀是可佳介於戲人以智故勞其骨櫨以澁故安其身智乎澁乎何者為真子之不知得與獲鄰師奉身之具止一小鉢最盡之食准三白如是獨居二

三白如雪水

度多
トヤ
トヤ

十年閉門宴坐世不可親毗尼條章輕重等護使用之物細至於履屐亦有深觸寂寥自得專以安養為所期一夕夢池中生大蓮華天樂四列師曰此吾淨土相也後七日果逝行業錄記

昔有一尊宿以道學為宗教所重晚年被旨住山雅為聖君賞遇臨終上震悼詔令宜葬待日奏曰此僧衣鉢太富見訟有司上不悅奉禮遂衰少云曰惜哉世利能蔽名喪德今豐儲厚斂者為可不

戒少雲雜編

德浴室示眾偈曰從本腥臊假合成皮毛建賦逐

生直饒傾海終朝洗洗到驢年不解清身若塵埃
同淺心隨欲境染沈深堪憐舉世忘源者只洗皮
膚不洗心滿斛盛湯大杓澆灌那更望利相饒後生
君不知來處福似須彌立見銷湖心石刻
分主為道狂裂無食息取一日倚石闌看狗子話
來不覺良久衣濕知是雨尔後因行江干聞階下
啗伴郎來忽然大悟偈云幾年箇事挂臂懷問盡
才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從兒
不規所寓庵居劔門化被嶺表偈語走筆而成自題
像曰面目兜搜語言薄惡癡癡酣酣落葉風

馬雨當慈悲是聖是凡難摸索每日橋頭橋尾等閒
人世無主良伯樂一生空過却隱山

清潭清禪師南州武寧人風神瑩徹好學不倦黃太
史曰清兄好學若飢渴者之嗜飲食依晦堂晝夜參
法至忘寢饍一日晦堂與客語話次清侍立客去久
之清只在舊處立堂呼之曰清兄死了也於是有言
清與佛鑑書曰某兩處住持凡接與山師兄書未嘗
有一句言及世諦其叮嚀委囑在忘軀弘示此道而
已到黃龍得書云今年諸事早損我總不憂只恐
禪家無眼一夏百餘人入室舉箇趙州狗子話無一

人遂得此為可愛至哉斯言與夢院門不辨怕官嫌責慮聲名不揚恐徒屬不盛者實相遠矣

語等

弟澄珣禪師雪川人久依佛鑑和尚隨衆咨請觀所入俄歎曰此生若不徹證誓不展被於是四十九日只靠露柱立地如喪考妣相似偶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即頓悟往見佛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若爪類漢拾得箇悟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珣召至因遊山偶到一水潭

潭

踏推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珣頓忙

忘曰潭深魚聚又問見後如何珣高招風又問見不見時如何曰伸脚在縮肩裏恠大禪之

等

秀州進禪師方五歲秀氣滿然母異之令往資聖出家後歷禪會乃還而秀郡未有禪居待來者亦有所謂師乃一見其院如十方禪規主之時吳中僧坐法失序輒以勢高下不復以戒德論師慨然嘗以書求理於官得王其市師語明教尚曰吾不能以道大慧於物德行復不足觀以媿於先王人苟忍視其亂法是益媿也明教曰不必謙也宗門道妙空至十二頭

咆出世至行也吾徒之所冀能為法而奮不顧身亦
人之難能師言得而行之又何愧乎影堂記

圓照本禪師常州人天質粹美不事緣飾依天衣懷

和尚弊衣垢面探井曰典炊爨此則驅馳僧事夜則

坐禪達旦指勤苦到路不少怠或謂之曰頭陀梵

良勞本曰若捨一法不取滿足菩提決欲此生身證

敢言勞乎瑞光虛席命師主之既至擊鼓集眾談心

隨地圓轉震聲有聲之口此和尚法雷震地之祥

也俄失僧所在從是法席大盛後以諸刹爭迎之晚

主淨之照律師友善照授師法衣師終身陞





t 028



生必為衣之東都議法師定中見淨土蓮華大書金
 字云杭州永明寺比丘宗本坐議異其事特往瞻禮
 王則曰師是別傳之宗何得淨土有位邪曰雖在禪
 門常以淨土兼修余行業等記

仰山圓禪師時江人稟戒後為道勇決聞妙喜居梅
 陽往依之暇勤煥發精苦自勵妙喜見其器識精敏
 嘗異之因小參問事修止其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
 只是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
 知即是聖人忽然有見後主備之祥符遷表之仰山
 視事閱七月歸禪門告香之神其坐鎮眾拜者以

生死無常。大無常。凡夫望慈慈。用示月。徐曰。若
欲究明生死。須於行住坐卧處。觀看生從何來。
死從何處。畢竟生死作何面目。良久不起。于坐泊然。
蟬蛻。

大慈曰。近代主法者。莫若真如。語善。輔教林者。莫若
楊岐會。慈明真率。作事忽略。殊無避忌。楊岐忘身事
之。惟恐不周。惟慮不辦。雖衝寒冒暑。未嘗急已。情容
自南源終。戶興化三十年。總極綱維。慈明一世而
後已。真如者。始自束包。行脚逮于應山。領徒爲法。忘
軀不啻飢渴。造次顛沛。無遠色無疾言。一室脩然。安

真自任。嘗曰。衲子內無高明遠見。外乏嚴師良友。鮮
元有成器者。嗟于二老實千載後昆之美範也。與西

石認恭禪師道行孤峻。才刃有餘。久依天童宏智禪
師。細大職務靡不歷試。一日歸省母。母曰。汝行脚本
爲死生度父母。而長爲人主事。苟不明因果。將累
我於地下。恭曰。某於常住。毫髮不欺。雖一炬之燈。亦
分彼此之用。無足慮。我母曰。然過水得不脚濕。恰云

奉養可夷也。飲食可無也。而孝不可忘也。故大孝同

地並日月而後行不息人哉曰孝順父母師僧孝
為戒明孝可忘乎吾儕視髮頂三寶敬者無問貧
富貴賤唯尚以道唯尚以孝間有父母無親屬共
貧而許減衣鉢一分以奉之若不躬父母之養者
非

子也 叢林公論

牧庵周法師發之金華人見車溪卿公發明大事異
凡六剎學徒奔逐惟恐其後師臨講不預看讀疏文
偶侍有簽出起止以樂說辯流瀉不竭嘗謂眾曰自
領徒已來七番講摩訶止觀於正修中未嘗舉口道
一字又曰我於天部中欲作箇小難如片紙六亦

作不成所謂文字性離皆解脫也晚主明之延慶
日登坐講調御丈夫次忽數士夫至聽師舉唱師曰
若在儒教論丈夫事如忠臣不畏死勇士不顧生故
能立天下之大事成億代之顯名乃至不顧名利聲
色所惑者皆名丈夫若在吾教則以一心三觀為
舟航六時五悔為櫓棹降伏諸魔制諸外道是名大
丈夫尔士夫嘆美而去

行樂

無畏又法師餘姚人依慧覺公得旨後徧歷禪會
嘗入徑山佛日之室佛日夜坐必召師至命以天
行趣及楞嚴大意深遇之出世清修學者雲集師患

後生單索縱恣闢屋爲衆堂淨几明牕蒲褥禪板洒
然有古叢社之風誦文見學者膠文相鼓異說歎曰
天台之道由四明而興亦由四明而廢非聖人復生
我能扶持哉識者謂師知言師天資慧利辯說如流
舉止委蛇與物無忤終身與之游處者未嘗見有喜
愠之色日課七經夜則宴坐率以爲常創無畏庵歸
老焉塔銘
紹興癸亥冬大慧禪師蒙恩北還時育王虛席宏智
和尚舉大慧主之宏智前知其來多衆必匱食智預
告知事曰汝急爲我多辦歲計應衆積合用者悉信

老焉

塔銘

十三年

置之知事如所誠明年大慧果至衆盈萬餘指末幾
香積告匱衆皆皇皇大慧莫能錯宏智遂以所積之
物爲發助之由是一衆咸受其濟慧詣謝曰非古德
安能有此力慧意一日執智手曰吾二人偕老矣爾
言我利我明爾和一旦有先溘然者則存者爲主其
事趙歲宏智告寂大慧竟爲主喪不渝盟也

圓覺慈法師解行兼備學者宗之東掖虛席能文二
師然指請師主之慈至法席鼎盛盛暑講罷歸方丈
偃息而大適至謂師曰東掖道場世世皆有道者主

一講罷不_能藏室即在禪堂未有偈卧自恣者也慈
聞口敢不敬命自後初寒海岳殊不少_息
南岳讓和尚參六祖有般若多羅誡云汝一枝佛法
從汝邊去向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在即馬祖是
也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世人謂之觀音應化凡往
持_不皆王臣供給有院主二十年官執常住不置文曆
一日有司磨勘囚禁在獄乃自_惟曰我此和尚不知
是凡_是聖二十年佐助伊今日得此苦毒之報馬祖
於寺中覺知令侍者裝香端然入定院主於獄中忽
尔心開二十年用過錢物一時記得令書司口授案

寫計筭無遺

通引集

雪堂行和尚云高庵爲人端動靜有法處已雖儉

與之甚豐聞人_有疾如_出諸已至於_若頭_所役躬_從

候問聽其所須及死不問_有無_盡禮津送其深

慈愛物_員末世之良軌

黃太史與胡少汲書曰公學道頗得力治病之方當

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喜怒哀樂無處安脚疾

既無根枝葉無能爲害投子聰海會演旨道行高重

不愧古人若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只增長知見

何益於已事

機簡堂機禪師台之仙居楊氏子風姿挺異才壓儒林
車年二十^五棄^其學^其出^其世^其法^其晚^其見^其此^其庵^其元^其禪^其師^其密^其有^其經
契證出^其應^其堯^其山^其刀^其耕^其火^其種^其單^其丁^其者^其一^其十^其七^其年^其偈^其云^其地
爐無^其火^其客^其囊^其空^其雪^其似^其揚^其花^其落^其歲^其窮^其拾^其得^其斷^其麻^其穿^其壞^其衲
不知^其身^其在^其寂^其寥^其中^其每^其謂^其人^其口^其某^其猶^其未^其穩^其在^其豈^其以^其住^其山
落^其吾^其事^其邪^其而^其念^其道^其不^其滅^其在^其衆^其之^其日^其晝^其夜^其參^其究^其殊^其不^其少
廢^其一^其日^其偶^其看^其斫^其樹^其倒^其地^其忽^其然^其大^其悟^其平^其昔^其破^其膚^其之^其物^其泮
然^其冰^其釋^其未^其幾^其有^其江^其州^其圓^其通^其之^其命^其師^其曰^其吾^其道^其將^其行^其即^其欣
然^其曳^其杖^其而^其去^其登^其坐^其說法^其云^其圓^其通^其不^其開^其生^其藥^其鋪^其單^其單^其只
賣^其死^其猫^其頭^其不^其知^其那^其箇^其無^其思^其算^其喫^其著^其遍^其身^其冷^其汗^其流^其
毒茶

拾遺

隱山與靈空書曰沙門高尚大聖慈蔭之力後世紛
紛者自卑賤之三三兩兩出沒於泉石間其氣象真
天台巖洞無異頻頻偃樓王公之前得不爲識者掩
口年來糞火煨芋不起謝恩之風固不復見見一
如政黃牛志庵主大似掘地覓天

紹興十三年左修職郎庠叔義上財賦表乞住賣度
牒朝廷依至三十二年侍郎吳子才上表請依許
頒賣寺被論以爲佞佛邀福罷歸巖谷宴坐一榻
經禪以自飫弄雲泉以自娛仍製一棺夜則偃卧其

中才至分夜令二三童子擊磬而呼曰吳子才歸去
來三界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吳聞即起禪
誦如是精進者數年及終命家人曰汝聞乎家人曰
不聞吳曰汝當斂念而聽衆聞空中隱然有天樂之
音吳曰清淨界中失念來此金臺既至予則行矣言
訖而逝西隱記

寂室光禪師住靈隱日兄往訪之茶湯而退兄意不
悅知事延至庫堂備食待之光聞曰無故受食他日
累我在念兄填還而去江筆語

長靈卓禪師命無示立僧法席嚴肅不事堂廚唯安

禪以當佳供夜參以當藥石其間衲子有不任者無
示卓曰人以食為先若是則衆將安乎卓愠之曰
表率安可為此無示云某不爭堂廚教誰爭邪志航

孝宗賜佛照禪師手詔曰禪師所奏菩薩十地乃是
修行漸次從凡入聖人復何疑方知腳踏實處十二
時中曾無間斷以至圓熟雜染純淨俱成障礙作止
任滅脫此禪病當如禪師之言常揮劒刃卓起春梁
發心精進猶恐退墮愚到此兢兢業業未嘗敢怠
今俗人乃以禪為戲論其不知道也如

此茲重至人豈在筆下可窮聊叙所得个

靈原和尚
孫才子

慈航朴禪師福州人生于世家忽厭浮幻脫身從德

師納戒時身心輕安如在空際戒師曰子真得上品

妙戒矣由是終身持戒嚴甚至天童三十年未有一

日輒嘗其衆食雖病不違奉己甚約待衆至豐有小師

知庫畢歸拜師曰某竭力營轉增一倍贏不敢自與

納一常住師怒曰汝所贏者從巧取不義得之常住

物乃淨財也豈容汝不義物乎汝不納其僧還之巧

凡童行剃染今入沙彌索器登壇受戒儀軌及誦遺

教經方今受具戒受具畢入新戒寮受持三衣一鉢

夜則展坐具波五條而睡後誦一精誦戒經者與之

教抄謂至道利方許參堂越二三月山門方謂掌務

領遊方者師必欣然動于眉睫謂贈道具謂行嘗誠

其徒曰古者爲僧朝廷以試經得度故發心從釋者

皆英特上行誓求佛果之士也今時佛法淡薄名存

實亡多資者服方袍資不賸者謂裨販爲利貪僥捷也

無所不至一朝得預緇流自謂畢生了辦更謂小克己

進修便乃撥無因果虛喪光陰徒消信施皆由不知

出家正因不明佛法罪源不解三乘十二分教不達

一切諸法本空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謂奉貴謂求末

應世且無為法身心一味貪嗔造過如斯之徒入我
法內傷敗壞亂為害滋多佛言譬如師子身中蟲自
食師子身中肉非外道天魔能破汝既正因出家正
因為僧須當遠離魔道遵持佛戒若是達道人總不
消恁麼奈汝積劫至今心識昏倒為僧之初不以三
衣一鉢種種禁戒制御其心安可入道譬如象馬隴
候不調加諸楚毒方乃調伏若不如是異時三塗苦
重悔將無及我在無示會中凡遇五夜必參誠行者
我須往聽聞他苦如為人五月日不覺涕淚俱下凡登無示
一門聽其舉揚觀其行事雖老於叢林者亦皆流下

心死蓋著老和尚生平實行說俱到四十餘年不
食非時不畜衣鉢至於持已細行悉徇律制以故所
至住山不動聲氣自然法席雍南諸方目曰鐵面汝
為釋子當抗志慕古依言立行毋墮庸俗無示嘗曰
我為主法者若不方便教汝攝心為道汝他日無知
造罪老僧未免同汝受苦今不可使汝無聞問在不
行非我之咎不見良禪師靖州人楊岐會下尊宿有
小師犯戒律臨終入惡道其母夢其子銜恨於師曰
皆父師不能導我為善致受是苦其母以是夢告於
良未之信龍圖徐禧德是時為布衣嘗參扣於

良德占俄夢入一官府兵吏斧鉞森列左右熟視之
乃及泥師坐於底下鬼卒以杵搗其背號呼震裂復
從從何罪吏曰老者又之之之平時門番人曰一
從從文師之之特重之此之生報後之
致之其背痛如擊撞藥不可療七日果卒德占客壁
策大書于分寧諸之壁之知之八年之後之
行堂壁

法智尊者學行高妙凡所著作莫不立宗旨開邪說

開其人心到其實地指之要之書之成之雲之實之顯之禪之師之特之出之山之
蓋之為之慶之仍有之茶之榜之其之事之則之知之在之昔之教之一之
其之相之尚之至之有之如此之與之今之暗之相之奪之教之者之非之同之日之語之也

黃龍之禪師之南之雄之人之為之儒之生之有之年之十之九之日之其之父之
以之出之家之然之後之日之物之皆之不之大之發之其之往之來之途之余之等之
至之僧之問之多之福之如之何之是之多之福之一之嚴之竹之福之田之蓋之兩之蓮之科之
此時之頃之且之一之師之歸之禮之南之
其之父之天之亦之踴之躍之自之喜之即之應之

大... 和尚何用... 若
宋文究尋到... 日見自肯則堪渡汝也
入滅... 四方歸仰不... 時然
... 五未解去乃得...
... 三辭不往又... 江西將
... 彭... 長沙之意師曰馬祖曰大...
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閑寂寞之濱...
雖有住持而王臣尊禮為天人師今則不然挂名官
府直遣伍伯^{督役人}呼此豈可復為也器資以斯言及命
師直復致書曰願得^三見不敢以住持^{與四}
_{反會}

公... 悟 同歸歸
... 不見
... 皆成
... 矣旌
安
堅宿... 道照未...
... 安

宏智覺禪師陽州人未遊方時預夢天童之境嘗紀
之曰松徑森森窈窕門到時微月正東窗... 炎間謝
長蘆... 州

府敦請住山師因辟後爲衲子肩至法坐由是遍勉
一安居山居十年人皆稱之爲
而於廚下爲諸刹衲子
血行乞食起人皆稱之爲
位曰化波布於心母寺施於後有小寺
僧不却願之或曰
衣衾
哲見其孤
宏智鄉人宏智聞欣然
乎智欲招
事尚
講鄉禮

其
月餘日臨終召衆說法而逝闍維舍利無數
其
事

歐陽文忠公遊嵩山放意不待至一僧寺願物詩外
有老僧閱經自若公與語不甚願公問曰古之真僧
臨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僧曰定慧力
公曰今寂寞無有何哉僧曰古人念念在定臨終那
得散今人念念在散臨終安得定文忠嘆服之

濟川居士施戒經願文其略曰予之施經一事而

具二施何故以財贖經是謂財施以經傳法是謂法
施按佛所說財施後世當得天上人間福報之報法
施當得世智辨聰蓋衆之報當知此一報皆是輪回
之因苦報之本我今發願願同此二報臨命終時莊
嚴往生極樂世界蓮華爲胎見佛聞法悟無生忍登
不退階入菩薩位還來十方界爲五濁世中普見其
身而作佛事以今日財法二施之因如觀音大士具
大慈悲游戲五道隨類化形說諸妙法永離苦道令
得智慧普度衆生悉得成佛乃予施無之願也舍經
碑

此法城又三卷之七領入此卷

北華印法師戒旌曰佛法欲滅而調養幼身然此真
身終爲灰土苟因樹立以致死不亦大丈夫又曰說
得過入不濟得事須是行得過入若自己分上一
用不著雖記得千經萬論如阿難亦何足貴又曰掌
與見識人論住持興顯寺門法曰不出勤奉香火
住潔白將來人爲事予深喜此說道理若無識人
則汙下趨俗失本邑人體矣自行錄

モツクリト

資壽總禪師蘇氏元祐間丞相孫女年十五惜不知
悔之所謂唯疑人之處世生則不知來處死則不知
去相於是斂念忽有所省自不以爲異意其爲

人同其物矣

者靡不如是亦未嘗以語人及勉從庭闈之命
徐許尋源無幾何而深厭世相齋潔自如此欲
方外抗志慕古遠謁為嚴圓禪師圓曰闍門淑質何
預文夫事邪總曰佛法分男女等相乎圓詰之曰
如何是佛即心是佛汝作麼生總曰久學老師猶作
者箇語話圓曰德山入門便棒準總曰老師若行此
令不虛受人天供養圓曰未在總以手拍香臺一下
圓曰有香臺汝拍無則如何總便出圓呼曰汝見
甚麼道理便與麼總回首曰了了見無一物圓曰者
首是示嘉辰

此是示嘉辰

行脚

見時真歇禪師座於宜興徑造真歇端坐繩牀
後方入門真歇曰是元是聖總曰頭門眼何在曰起
面相呈若何總提起坐具歇曰不問者真總曰起
過了也歇便喝總亦喝總於江浙諸名宿參扣殆遍
未見妙喜為念道妙喜俱不
凡有御氏城總聞之往禮敬而已外
來道人却曾見神見鬼來但未遇
尤在絕潢斷港中未能轉動
須邪妙喜曰他若回頭定須別
吾願眾曰今此間却有箇有見與人山僧驗人

如自思

同更才見其死便知有無稅物及下坐忽遂求道時
喜以無著名之明年聞徑山法席盛即往度夏一夕
坐忽有契悟頌曰豁然撞著鼻頭伎倆冰消瓦解
達磨何必西來二祖狂施三拜更問如何若何一隊
狂僧大敗喜復之曰汝既悟活祖師意一刀兩段直
下了臨機一一任天真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
明四聖六凡盡驚擾休驚擾碧眼胡兒猶未曉
總師入室言問曰適來者僧祇對汝且道老僧何故
不肯他曰爭恠得妙總喜舉竹篋云汝喚者箇作甚
總曰汝大善人便打忽曰和尚他後錯打人去

四
德
合
手
何
耶
合

在喜曰打得著使人錯不錯總曰專心流通總
一日禮辭旋里喜曰汝下山去有人問此間法道如
何祇對總曰未到徑山不妨疑著喜曰到後如何
曰依舊孟春猶寒喜曰恁麼祇對豈不鈍置徑山總
掩耳而出由是一衆歎豔無著之名大著于世悔藏
既久遂服方袍師年德雖重持律甚嚴苦節自厲有
前輩與刑太守張安國以師道望命出世次壽未幾
求謝歸老家墅焉安國傳
道安法師常州人於初定中得慈忍三昧有猿鳥
供花果乃為受戒說法而去至不施鬼神食時祝之

通
達
妙
理
上
是
淨
物

曰：吾今受吾法，同為法侶。年九十餘，而四方師事受法者皆新學少年。師凡燒炷香九禮，趺坐良久，然後開帙常訓。諸徒曰：大德聖教，意在明宗。若不歸已，虛心爭到如來境界，誠匪小緣。莫生容易。孫仲益碑。

郭道人世為鐵工，常參景德忠禪師。忠曰：汝但去其所重，扣已而參，無有不應。忠一日上堂，舉善惡如海雲起，俱無處。郭於言下，忽然心開，自是出語異常。及卒，別親故，趺坐，說偈曰：六十三年打鐵，日夜扇爐。不飲今朝放下，錢銀紅燭變成白雪。

諸方三
師出
切之

伊廬禪師，臨安昌化郭氏子。幼莊重，凝然。及成人，十四得度，通內外學，依無庵全禪師。用王盡鑑至晚，以垂淚曰：今日又只麼空過，未知來日工夫如何。師在，示與入交一詞，毅然自許。人莫能親疎之。嘗夜坐，達旦。師前至，忘展鉢，隣人以手觸之。師感慙，為偈曰：黑漆崑崙担釣竿，高挂下驚滿。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竿。師以爲類，出乾道間。

師年宿學，老師見其威儀，聽其舉揚，皆拱手。師外，萬指井井然，如入官府。師所至，行道者聚，隨其方，向書尤公。表曰：住持者安坐演法，何至躬臨。

不師曰不然末法比丘憎上驕慢未得謂得使欲
目逐我以身謂尚恐不從況敢自逸乎近世之禪林
標善者必以師爲稱首也行狀

東山禪師美履端潔聞于叢林自東山遷至五峯
見火等與東山所用者無異遂詰其奴曰莫是東山
万文物乎奴曰然彼此常住無利害故將至之謂識
之曰汝輩無知安識因果有互用之罪急令送還
雲錄

別峯印禪師住雪竇日有小師訴頭首之過峯曰
怒曰汝是我小師合上下則可反來說人過惡邪

置之（其方）左右必敗（其方）事遂杖逐之問者歎曰何其明也
少雲碑言

薄禪師劍州人出世丹霞不知爲待者在蔡中興宿
徵詰公案蔡智不覺大笑適丹霞過門至夜參問曰
汝早來大笑何謂答曰因詰話渠答太生所以
發笑耳曰是即是汝笑者一聲失多少好語不見
道暫時不在（其方）如同死人（其方）智故拜服（其方）臂後雖在暗室
未嘗敢忽（其方）雪竇（其方）

成都昭覺祖首坐久矣因悟因入室問即心是佛從
此有省（其方）臨命分生一日蔡入室問（其方）曰生死

到來如何三返三何三祖三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
愕眙三以聞三悟三曰三祖三首坐祖三復三曰三信三曰三好
撒精神透關去祖復點頭竟公長歎三東林願也三
其事

韓退之曰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至於
歐陽永叔曰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卒然不
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政之三
破而愈堅三撲之三未滅而愈熾三遂至於無可奈何三皆
欲批其儒道雖排之破之實敷揚吾釋氏之道何害
之有三公論

頃

舒王問佛慧泉禪師曰禪宗所謂世尊拈花出自何
典泉云藏經所不載王云願在軒苑偶見大梵王問
佛決疑經三卷因閱之經中所載甚詳梵王至靈山
會上以金色波羅花獻佛捨身為牀坐請佛爲三
說法世尊登坐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三
葉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三
摩訶迦葉泉嘆其博究三梅溪集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因遠處屏去紛華蔬食弊衣三
有爲法於禪宗未有趨三因徑山三大慧遣謙禪者致
問其子魏公浚公留謙以祖道誘其母真一日問謙

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為人諱曰和尚只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只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卜度只舉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恁寒教人看其遂諦信以狗子話晝夜參究坐至中夜俄有契連作數偈呈於大慧其後云終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該一舉一回新語錄

神光者磁州人曠達之士也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經論之詮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光主彼晨夕參承大士唯端坐面墻莫問師言光自

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捨身求偈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大雪光立于庭中達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積功勤求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汝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覩真乘乎光聞師誨潛取利刀自斷左臂還于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軀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光曰莫心

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始契悟。傳燈。

永明壽禪師，字延壽，吳興人。父王氏，因廢兵寇歸吳越，為

先鋒，遂居錢塘。師生而異才，及問父母，有諍人諫不

從，輒於高樹奮身于地。二親驚懼，抱泣而自諍。長為

儒生，年三十四，往龍興寺出家，受具後，苦行自勵，准

一食，朝供衆僧，夜習禪法，尋往給之。天竺峯，尤旬習

定，有尺鷃巢于衣，祇野謁國師。一見深器之，密授

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師，在緣他日，大興佛事。初住

明之資聖寺。建隆元年，中勅王請居靈隱新寺，為第

一世。明年，請居永明道場，衆盈二千，皆頭陀上行，願

為僧者，師即奏王，與度牒。因僧問：如何是永明？

旨師示偈曰：欲識永明，西津一作明前。湖水日出，光明生。

風來波浪起。又僧問：學人久在永明，為甚不會永明？

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僧云：不會處如何？會師曰：十

月坐家子，碧海起紅塵。寶七年，謝事歸華頂峯，嶺

曰：渴飲半掬水，飢食一口松。曾中無一事，高卧白雲

峯。偶讀華嚴至若諸菩薩，不發大願，其志一作事遂

大。乘悲智，願文代為羣迷，日發一編。在國清，修懺

三。中夜旋繞，次見普賢像前，供養蓮華，忽然在手，從

是一生散華供養，感觀音大士，以甘露灌口，獲大新

才著宗鏡一百卷寂普曰觀之其出入馳騁

於方等契經者六十不參錯通其北方異域聖賢之

論者三百家領略天台賢首而深談唯識率折三宗

之真義而要歸於一源故其精生疑難則鈞深隨逐

以明其自心成佛之宗明告來無傳之的意也

又收攝林多不知名照禪師始出之

命諸宗講師自相攻難持心宗之難斷以進平其

義使之折中精妙之至可以鏡心於是兩子傳誦

之元祐間真覺禪師年臘雖高猶手不釋卷曰吾恨

見此書晚矣平生所未見之文功力所不及之義復

聚其中因撮其要處為三卷謂之真樞會要盛傳

焉後世無是二大老林無所宗尚舊學者日以

學終口不言晚至者日以塞游談無根而已何益

知其書講味其義哉脫有知之者亦不以為意不過

以謂祖師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法生當復刺首文

字中耶彼獨不思達磨已前馬鳴龍樹亦祖師也而

造論則兼五本契經之義泛觀則借讀龍宮之書

達磨而興者觀音大寂百文等樂亦祖師也然昔

達磨而興者觀音大寂百文等樂亦祖師也然昔

達磨而興者觀音大寂百文等樂亦祖師也然昔

達磨而興者觀音大寂百文等樂亦祖師也然昔

達磨而興者觀音大寂百文等樂亦祖師也然昔

達磨而興者觀音大寂百文等樂亦祖師也然昔

達磨而興者觀音大寂百文等樂亦祖師也然昔

達磨而興者觀音大寂百文等樂亦祖師也然昔

歲精微該諸宗今其語具在可取而觀之何獨達
磨之言乎聖世逾遠衆生根劣現慮補短道學荷簡
其所從事欲安坐而成譬如農夫愷於耕耘垂涎仰
食爲可笑也師嘗願曰普願十方學士一切後賢道
富身貧情疎智密開揚佛但心宗開鑿人天眼目
錄等



古之人以修心爲要心之正
毋越思言斯鳴道使夫後進其
可師模有何禪教律儒釋道之
異也蓋至公則天下共之四明
禪者秀公篤志于此履歷叢林
玄機綜覽隨所聞見集成此書

理宗

闢人天眼目因以寶監名焉夫
大圓覺求之刊行非獨發明先
軍幽德潛光將與同志力進
道予嘉其說遂跋其後云嘗紹
定庚寅自怨前一日古岑此丘
寶壽子萬壽歸靈達

其年

秀書
記
集
古
成
主
為
三

人
天
寶
鑑
續
著
福

遂
下
一
轉
為
先
德
宗

親
已
石
子
類
新
地
後
井

更
禁
欄
木
來
一
點
以

本日胡漢仍雪自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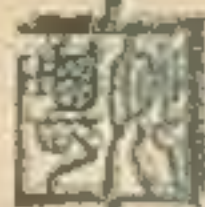
未六朔現辰未六辰現スルヲ云フ

看^セ紹定庚寅中秋

住^ス雲隱

廿^{カニ}日素

善慧軒



人天寶鑑金冊

五^ノ板

東福寺山内瓢菴守仙大和尙

大正六丁巳歲孟秋九月七日修

明治四十二年

本日胡漢仍舊自照

丁未六胡現辰未六辰現スルト云一モナリ

看^セ紹定庚寅中秋

住^ス靈隱^ニ寺^カ主^カ

善慧軒



人天寶鑑金冊

五山板

東福寺山内瓢菴守仙大和尙

大正六丁巳歲孟秋九月七日修ス

明治四十四年

